

香 莲 帕

黄昏头，渐渐收。多等候，旧根由。——圣谕

日落西山黄昏头，门外霞光渐渐收。

各位听众多等候，提起昔年旧根由。

山在西来水在东，三山六水处处通。
长江滔滔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忠孝宝卷初卷开，拜请黑虎星君降临来。
宝卷初卷开，礼拜佛如来。
树从根上长，花从叶里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百岁能有几何？
良田万顷种不了许多，金银满库买不到地府里阎罗。
空身来空身走，不如趁早念弥陀。

阿弥陀佛天天念，只要功夫不要你格钱。
常面看看没好处，地府里罪孽要少点。

有钱三十为老者，无钱八十也推车。
他骑马来我骑驴，他的福气我不如。
抬头看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余。

邻舍隔壁起高房，让他几尺又何妨。
千年计划没得用，可记得当年秦始皇？

长江滔滔奔东流，靖江孤山如困牛。
弟兄道理为家产，妯娌母母做对头。
收留闲文归经典，开宣宝卷劝善人。

话说忠孝节义落难经书一部，小学生今日开读，应先还朝代帝王，后还贤人出世根本由。

大明万历皇登位，山河一统治乾坤。

大明朝万历皇帝登殿，江山稳便，文有忠良，武有能将。这皇帝有多大年纪，只有十三岁就登基。格说十三岁，他也会料理全国大事？只因为母后娘娘垂帘听政，所以才四海升平，八方太平。

皇皇有道讲不尽，国内该当出贤人。

贤人出得其则不远，出在山西省王州府王培县北门外太平村。一人姓李名叫李太，同缘田氏夫人为婚。

提到李太老人，王培县盖顶有名声。

提到这个李太家里万贯家财，东库房堆金不堆银，西库房堆银不堆金，秤称银子斗量金。安童成对，侍女成双，鸡鸭成群，骡马成行。前后园林碧波清，草积堆到九霄云。屋上瓦片赛乌云，走出犬儿总像麒麟。大家要问，这个李太家干豪富，可有多大的官职？

李太朝纲把官做，吏部天官受皇恩。

田氏太太福气好，皇封诰命正夫人。

夫妻福气，祖上德气，生到一子，来历不小，上界文曲星宿临凡，年方一十六岁，来小书房用功苦读。他乳名和学名总共两个，乳名叫李保佑，学名叫李尧生。现在满腹文章，无书不读，无诗不熟，是贯穿直落。

只要等到京都皇城开南选，稳中头名状元身。

李尧生家父亲身为吏部天官，来朝纲做官，是清如水，明如镜，坏人说话他不听。

当今天子多见爱，当作擎天柱一根。

可有多少同朝好友？和他最知己有三个人，第一有九千岁徐年剑，第二刑部大堂邹江，第三都察院杨波。这三个人和老人，情同管鲍，义如关张，有手足之情，刎颈之交。老人在朝纲把官做，满朝忠臣总是亲。朝纲有忠臣，可有奸臣？无巧不成书，无奸也不成朝。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总有贼奸臣。

在大明万历年间，出到一个最大的奸臣。此人姓李，名叫李连。这人有多大官职？官封到当朝一品。首先又是先皇的西宫国丈，也就是说现在的万岁就是李连的嫡亲外孙，现在的母后娘娘是李连的嫡亲女儿。李连养到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李山，次子李海总成了家。大女儿终身许配把御前总兵苏太，小女儿叫李凤娇，就许配把先皇隆庆皇帝。隆庆皇帝崩驾之后，万历皇帝登基，有母后娘娘帮垂帘听政。照理外孙做皇帝，公公应该帮外孙大忙。李连不是这个想法，心上就想：他才十三岁，我六十来岁喽。我哪三桩不值他，他好做皇帝，我就不好做万岁？我只要想一个办法，

拿这个现世宝外孙丧残生，万岁轮到我当身。

众位啊，公公要夺外孙位，孽障作到海能深。

他肇来朝纲之中专门坑害忠良，害杀忠良不计其数。这部书高头主要就写一个人。哪个？明朝一个开国公，名叫常遇春，有常遇春家第七代孙子名叫常德，来三关做总兵，执掌雄兵六十五万，可以说是喝水断流，一呼百应。老奸党李连就想：我要想做当今万岁，凭我个人实力是不可能的，我要私通外国。如果私通外国就要从三关经过，三关乃必经之路，我要先拿这一块绊脚石搬啦得，拿肉中钉、眼中刺先拔啦得，要拿这常德先谋算啦得。我只要能够和外国连在一起，我就可以拿刀枪杀上金殿，里应外合，只要能够把中原江山来拿下，就好和外国平半分。另外呢，我要得到九头狮子黄金印玉玺，如果我做了万岁，手里没得印，说话还是没得那个听。这印来哪里？印来母后娘娘李凤娇手里，是母后娘娘掌握格。格天子刚好凑巧，母后娘娘身体不好，不曾去垂帘听政，老奸党李连有机可乘。十三岁的皇帝就皇开金口，帝露银牙：“各位老贵公，各位老爱卿，有本早奏，无本速速卷帘退朝。”老奸党李连赶忙走前几步，执笏当胸：“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微臣有本奏来。”“啊呀，外公啊！有何本章？速速奏上，孤家我洗耳恭听。”老奸党李连三把眼泪，四把鼻涕：“万岁啊，

你铁打龙廷马上就要坐不成，国内出得大奸臣。”

“外公啊，我孤家年纪干轻，做皇帝一点总不精。究竟哪个是忠哪个是奸？你倒说把我

孤家听听看。”“万岁啊，

要说奸党不是张三非别个，三关总兵常德他当身。

万岁，常德人来杠做总兵，心不来杠，他暗里下背拉你格眼睛，来家招兵买马，囤草积粮，等到兵马粮草齐足，

要反进京都帝皇城，你铁打龙廷总坐不成。”

这十三岁格皇帝把公公一说，信以为真，龙师火帝，大发雷霆，拍动震山河：“吓！大膽常德，常德，我孤家一向对他不薄，他竟敢私通外国，招兵买马，囤草积粮，和我孤家做对，要想谋皇篡位。外公，孤家赐你圣旨一道，官兵三千，封你为抄家元帅，你火速火速，不能耽搁，前往三关。

拿常家满门抄斩丧残生，鸡犬不留半毫分。”

文武百官闻听这一声，三魂吓得少二魂。

说不得了了格，常家世代忠良，忠心报国，怎说到格常家来下兴兵造反，招兵买马，要想谋皇篡位？九千岁徐年剑赶紧来到朝房修书一封，打发得力家将徐能：“徐能啊，常总兵家遭了灭门之祸了，三千官兵由李连奸贼带上三关，要血洗常家，我有书信一封，你赶紧抄小路而行。

前往三关做个传书送信人，等他家海角苍天去逃生。”

“千岁，你胆放宽心。三千官兵走大路上格，这路程相当于一张弓摆了堂。他们人多，只好走大路，走弓背高头，我走弓弦高头。弓弦弓背，算算路程推板几倍了。你拿书信交把我，我就做传书送信人。”他带了弓箭随身，抄小路而行。赶到三关正是夜半深更辰光。徐能一想，夜静夜静，听出去不近。要说喊他家开门，要把人家听见，急得没得办法，只好跳上围墙，刚好有更夫提个灯笼，走里间摇呀摇，倒朝门口来了格。徐能急中生智，随手把弓箭拿出来，拿箭头掰啦得，拿书信夹得箭高头，对准更夫前间，拈功搭箭喊声“来”，“啪秃”，书信对更夫面前一落，更夫倒一吓。底高东西抛下来了嘎？拈起来一看，眼珠漆黑，个字总不识得，这高头写了底高？夜半深更，这个书信进门，可保有重要事情，赶紧报，报与总兵老人知道。总兵听见一报，心上发躁，衣脱一甩，脚对踏板上一撑，拿荧灯火一上，

拿书信上上下下看完成，果要躁死又还魂。

“夫人啊，我家遭了灭门之祸了哇。

总说世上没得冤枉事，这件冤枉海能深。

圣天子年幼，听信奸党之言。李连带三千官兵，马上拿我家满门抄斩。”

赵氏太太闻听这一声，止不住腮边泪纷纷。

赶紧打发安童，去拿少爷常政喊得来，拿媳妇王秀珍也喊得来。常政说：“父亲，半夜三更，我们正困了惬意，你拿我们总喊起来做底高呀？”“儿啊，不得了了哇，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圣天子年轻，听信奸党之言。李连带三千官兵，马上拿我家满门抄斩。心肝啊，

三关上间你们小夫妻两个不好蹲，做个逃灾躲难人。”

“父亲，我们生要生在一块，死也死做一堆。要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哪里总不去。”“儿啊，常家就你单丁子。

如果等你丧残生，要断啦父母后代根，没得伸冤报仇人。

你们小夫妻出去逃灾躲难，将来有了升腾日，好帮你家父母把冤伸。”

常政没得办法，眼泪“叭嗒”，拿银子整顿足得，带了洗换衣服，和王秀珍两个人来到万福高厅，双膝下跪，双目流泪：“父母双亲啊，我们肇小夫妻两个，

今朝和你们父母双亲，来万福高厅上面两离分，果比黄连苦三分。

双亲啊，究竟常家来前世里做得底高孽？今世里苦到能功程。”

总兵大人闻听这一声，果要哭死又还魂。

喊声：“心肝啊，你们小夫妻两个出去逃灾躲难。

假使向后没好处，一笔勾销莫谈论。

假使将来有了升腾日，要做个伸冤理枉人。”

众位，世上多少哀苦事，只有生死离别情。由于小学生才疏学浅，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他家当时的心情。夫妻两个拿后花园门开开来，犹如惊弓之鸟，好似漏网之鱼，黑夜暗星就动身，哪问高低路不平。

不提夫妻两个溜出去，我们单讲到常政格天子和王秀珍溜走了之后，总兵大人到兵器房，把老祖宗常遇春过去传留下来格镇国枪交定国鞭拿出来，狠狠心肠，扔了后花园井里，就撂啦得，也不要喽。赵氏太太拿安童梅香统统集中，喊到万福高厅：“安童梅香，我家遭了灭门之祸，趁奸党李连官兵不曾到堂，你们统统总家去啊，省得身首异处。”安童梅香忠心耿耿：“主母太太，我们沿小把你家来格，在堂你家人，死了你家鬼，我们要死也死做一堆，我们哪里总不去喽。”“安童梅香，多谢你们一片忠心啊！真正你们不肯走，我也等你们落下一个整尸首啊！”吩咐大个子安童，拿大大十槽头缸抬到万福高厅，拿砒霜毒药酒兑起来。“安童梅香啊，真正你们不肯走格，这砒霜毒药兑好了格，你们大家来吃嘎。”人家说生怕生，死怕死。这安童梅香个总不怕死，争了伏到药酒缸高头吃砒霜毒药酒，不曾到一歇歇辰光，再望望安童梅香底高腔调？

药性发作了不得，七孔流血丧残生。

总兵大人家夫妻两个，看见安童梅香总死堂块了格，拿出金子来放手里擦擦，夫妻两个对喉咙口一塞，夫妻两个吞金而死，也就吃杀得格。等到大天八亮，李连奸党带三千官兵也到堂了，喉咙总喊哑了也没得人开门。为底高没得人开门啊？里间人总死啦得格，肇没得哪来开门。没得哪开门，他就吩咐手下官兵打开府门，跑到万福高厅上一看，眼睛总发暗，啊呀，常家畏罪自杀，总死了堂。李连又下令：“因为常家罪大恶极，死了还要替他过刀，拿这些死人头统统割下来。”随手把头摆在一起，身段搬搬堆，也摆在一起，

拿万福高厅改作肉丘坟，果比黄连苦三分？

又取块石头来，然后凿起字来，凿起底高字来？

常家一满门，罪过累其身。

千载万古后，永远不翻身。

然后李连就拿常总兵家夫妻两个首级，带到京都皇城去面圣。他就不曾查查人丁簿子，果曾有干多死人尸首来堂块？所以常家后代小夫妻两个逃出去，不曾有哪去捉他们。

我们单讲到这常政和王秀珍夫妻两个，带了路费银子连夜逃出，出门逃灾躲难，眼睛一鞭，逃出去倒有好几天。王秀珍毕竟女流之辈，又是大户人家媳妇，不曾出过远门，跑了脚也疼，“丈夫啊，跳啊跳，一双鬼鬼脚上四五个大泡，官人啊，

我现在两腿倒有千斤重，四肢无力少精神。

官人，如果我再跟你跑拉三天整，千个残生也活不成。”

“夫人，你不要难过，不要说你跑不动，我也跑不动了格。我倒来打听打听问问看，这块到了哪里喽？”跑到前间一打听，说这块是洛阳。“夫人，奸党不会得追到洛阳来杀我们格，包袱里银子多了，不好蹲堂买块地方，我们先安身落下脚来再说。”来洛阳县安身落脚，眼睛一鞭，有八九十天，两三个月格。王秀珍就说：“官人啊，喉咙三分宽，能通万丈深，家无营生做，要吃断斗量金，我们对家一坐，肚里要饿，假使拿干多钱吃啦得，人疏地不熟，我们肇怎得了？”“夫人，格你说怎弄？”“官人啊，我们来做生意嘛。”“夫人，倒不是我说你哩，我们大户头人家格人，会做底高生意啊？”“官人，大生意我们做不来，也不该干多本钱，我们做

做小生意。我望望团近没得哪家来家磨豆腐，这里缺少一个豆腐店，不如我们买副磨子，买点黄豆，家来磨磨豆腐啊。”

常政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拿黄豆和磨子买家来，夫妻两个勤辛苦力，起早坐夜，眼睛一鞭，豆腐磨了二年，赚到多少格钱！王秀珍就说：“丈夫，八败命也怕死做，我们磨豆腐挣干多钱，再磨三年，我们手里钱还要多了。”常老板一听，不但不高兴，相反眼泪珠抛：“夫人啊，我们夫妻两个朝也忙夜也忙，挣到铜钱银子有何用啊？哪个帮我家父母双亲把冤伸？夫人啊，想想我家父母双亲死了委该苦啊，没得个伸冤报仇人？”“官人啊，你只能磨磨豆腐，我手无缚鸡之力，你叫我没有底高办法？”“夫人，我们同床共枕数年，也不曾生到格男女香烟。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没得办法伸冤报仇嘛，只要养到格儿子，将来也能伸到冤报到仇，我死了也瞑目格。”

王秀珍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格你就是怪我啊，跟你同床共枕几年，不曾生到男女香烟，我也听见人家年纪大的说格，要享儿孙福，须舍世间财，人来世上做好事，子孙天送来。前世修来福，今世享荣华，今世做好事，锦上又添花。”“夫人，我们干大年纪了，你说还去做底高好事啊？”“官人啊，譬如把这个磨豆腐挣到格钱统统拿出来，只有拿好事做起来，只要感动上帝，作兴我家就生到男女香烟后代。”

做做好事积积德，好养儿子传下代。

常老板要养儿子，好事做了大了，钱用拉多了。究竟做哪些好事格？

路上不平挑土修，桥坏抽板换木头。

天阴落雨送人家钉鞋伞，黑夜暗星点路灯。

遇到十七八岁小光棍，赠他铜钱做营生。

三岁孩童亡父母，带到家中长成人。

农民家里过春天，长天大日头。

没草又没粮，男女饿了蹲家哭涟涟。

常老板做好事，挨家挨户送米粮。

农民家里过夏天，床上帐子不连腔。

蚊子嘴又尖，咬了浑身痒。

端张板凳困在场心里，斫点青草做做烟。

常老板做好事，送他格蒲扇共蚊香。

夏天过了秋季里，农民田里做活计。

女格没斗蓬，男格没蓑衣。

天阴落雨湿叽叽，暴头雨落得来溜总溜不及。

常老板做好事，送他格斗篷共蓑衣。

秋季过了冬季到，外间大雪对家飘。

女格没棉裤，男格没棉袄，个个冻了懒伸腰。

大人冻了咂咂跳，小朋友冻了叽哩呱啦叫。

常老板做好事，送他格棉裤共棉袄。

农民家里要过年，买东买西少铜钱。
大格又要补，小格又要连，个个总要添新鲜。
男女蹲家哭连连，争了要要守岁钱。
常老板做好事，挨家打听送铜钱。

大家要问，常老板家做干大个好事，可曾养到儿子？乡下人有句土话，叫一钱不落虚空地。

常老板来家做好事，玉皇大帝早知闻。

玉皇大帝来灵霄宝殿，心血来潮，坐卧不安，掐指一算，晓得一半。啊呀！常家受奸党坑害，满门抄斩，好了忠臣打发安童传书送信，才逃到小夫妻两个人，在洛阳县安身落脚，现在要求男女传宗接代。忠臣不绝后，绝后就不忠臣，我要送他一子。拿星宿簿子撮开来一望：文武星宿、红鸾星宿、各位星宿总来凡间保驾；王母宫、福禄宫、斗牛宫、八敬宫，宫宫皆空，没得星宿下凡。再拿星宿簿子一翻，哎，只有玄坛菩萨格坐骑黑虎星宿，不如为难，贬它下凡。

玉皇大帝站起身，玉磬三声召真人。

召哪个？拿玄坛菩萨召到御宰台前，和玄坛菩萨一讲，拿黑虎星宿召到变法台上变，一变二变，金光模样，二变三变，变作仙桃、牡丹花模样。打弹张仙、送子娘娘用六角金丝盘，拿两样天宝装起来就送了下凡。

王秀珍梦中吃得仙桃子，六甲怀孕紧随身。

十月怀孕满足，瓜熟就要蒂落。常老板请来稳婆大嫂。格天子夜半三更，王秀珍就来豆腐店里——

连痛了几个紧痛阵，腹中生下小官人。

小孩对下一抛，叽哩呱啦瞎叫，催生奶奶用手一揉，一望一个大大老小，“喔哎喔哎”，不是蟛蜞就是骚蟹，赶紧帮忙，就拿王秀珍扶了上床。常老板果曾望见这个儿子底高腔调？一直总不曾望见，等到满月天子，拿小孩抱出来格，常老板不望小孩拉倒，一望恨不得鼻子总气歪了格。这个小孩底高腔调？脸上黑漆抹塌，就象锅底菩萨，脸上就像黑漆，望望如同锅铁，就两个眼乌珠来杠直识。打个比方，这个小孩黑到底高腔调，黑到底高程度？假使哪家来家上煤炭，拿这小孩抱了去，如果摆了煤炭堆子上，分不出哪是煤炭哪是人。这个小孩就如煤炭一样格腔调，一样格颜色。王秀珍就说：“官人啊，我家肇有了儿子喽！你帮他取个名字。”“夫人啊！你怎敢拿这黑炭捧了怀里格？情丧带到今朝，倒有个把月了，你望望底高腔调，人也把他吓杀得了。”“官人啊，随便多不好，是我和你养格，白是看，黑是汉，弄不好我们将来享他大福哩。你就叫猫猫狗狗么帮他取个名字，将来好唤叫唤叫。”常老板把自己女格说得没办法，就帮这个小孩取了名字。

就帮黑炭取名叫做常士勇，常家有了后代根。

这个黑炭你不要看他长了黑，肯长了，三四个月就眉花眼笑，五六个月就咂咂鲜跳，七坐八爬，九月长牙，抚养黑炭过一个期，邻舍隔壁就来望望总欢喜。

一周二岁娘怀睡，三周四岁离母身。

五周六岁多聪明，顺顺当当长成人。

到了六岁，看看就像十六岁格腔调。这个六岁格黑炭不轻，秤底落一称，一百二十四斤，常老板欢喜了，小孩虽然黑，怎干肯长格，请先生回来教他读书。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八方打听到南门水关桥脚下一个姓王格先生叫王举士，这个先生年纪只有四十九，既不吃烟也不喝酒，拿他请家来格。教书一下子教了二十三天，常老板果要问咯：“先生，我家

士勇读书可有点聪明啊？”“常老板，师傅巧，徒弟绝，你不问，我也不敢说，你家格小孩读书不怎么玲珑，我叫他拿书翻过来读，他两个手蹲书高头瞎摸；叫他拿书翻过来念，他两个手蹲书高头瞎惹厌。我就说了，‘门生啊，你家父母磨豆腐弄两个钱不容易，你要用心读书了’。他不但不听我话，相反弄手指头触到我鼻子上，‘老棺材！我家请你来教书格呢，我读嘎不读，关你屁事啊，你不教我拉倒，你哪怕现在就死走’。挨他一骂，我想想霉上几夏了。情丧撒野，格天子不读，背住我格头毛，到我头上瞎打，我吓得不曾敢告诉你啊！常老板，我挨他打了伤心，他拿我帽子撕拉一只角，衣裳裤子撕了碎纷纷，拿我格络腮胡子揪了剩几根。”常老板一听就不高兴，“嗨，家门不幸！养到你这个黑鬼么读书麻利点也就罢了，书又读不进，相反也打先生。”躁了没得办法，常老板眼泪“叭嗒”。先生就说：“常老板你不要难过，你家这个小孩虽然读书读不进，只要避啦我格眼睛，他就飞蹦纵跳，蹦纵如飞，摩拳擦掌，血气方刚，是英雄气概，如果拿我留家教书，你家钱撂水里总不响，你家要请武功老师家来，教他骑马射箭，舞刀使枪，跑步拉弓，等到百般武艺随身格辰光，皇城里也要开武考呢。

文官里边没他份，武官里面中头名。”

随手拿先生账目算了冰清玉洁，等先生家去格。“夫人啊，要请武功教师，不是个钱汤水啊，我们从今向后要勤辛苦力赚钱。”“官人，格我晓得格。”肇夫妻两个天天蹲家起早坐夜磨豆腐，格这六岁个小孩肇蹲家做底高？虽然六岁就像冲天棍差不多，就帮娘啊老子蹲家磨豆腐。磨磨豆腐，他对牵杠高头一项，常老板看看这个黑炭又好气么又好笑。常老板有个脾气啊，他天天要吃酒格，要吃多少酒？一天要吃两顿，什么辰光吃？上茶辰光吃一顿，吃得磨拉一落豆腐好吃中饭；晚茶辰光吃一顿，磨拉一落豆腐好吃夜饭。这黑炭经常看见他家父亲对床里家跑，总归不是来上茶辰光，就是来晚茶辰光。格天子倒又看见他家老子上床里家去了格，心上就想：我家老子天天上茶辰光去做底高？我倒跟进去躲了杠望望看，就躲了格堂子来杠看，常老板从抽台脚下，拿一个酒壶倒背出来格，尖呶呶，对床帮上一坐，“呼啦呼啦”吃上几口。黑炭心上就想，格水可保甜格？我家老子吃上干多格，躲了杠也不作声。常老板拿酒一吃，壶盖头一塞，对抽台脚下一顿，他倒磨豆腐去格，不晓得黑炭躲了杠块。黑炭也来到格抽台身边，拿酒壶背出来，也对床帮上一坐，拿壶盖头一拔，弄鼻子哄哄，香了，弄手指头蘸点点放嘴里咂咂，甜格，甜格，甜格，又香又甜。格壶里还有多少酒啊？一壶酒不轻，老秤正好称二斤。常老板才间只好头二两吃啦得，就是说这壶里还有一斤七八两酒，这六岁格小孩就像穷吼，一斤七八两酒就做四口，倒吃下去格。拿格酒壶还对格抽台脚下一顿，中饭照吃。晚茶辰光常老板又来吃酒喽，拿壶一拎，好像蛮轻，拿起来一望，酒壶里酒点点没项。“夫人啊，我打点酒家来解解疲乏，人家说世上只有三桩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我一天磨豆腐磨到夜，干吃力，打点酒家来吃吃，你拿我酒总倒啦得做底高？”“啊呀！官人，我不曾倒你格酒啊。”“格这肚里酒呢，才昨天买家来格，早上就吃啦点点。”“格我哪晓得，酒壶可漏啊？”“漏底高？沙眼总没得。”“格酒上哪去格？”“我原问你呢？”儿问：“爹爹做底高了？”“我酒壶里酒呢？”“酒啊？酒把我吃啦得格。”“胡说！你六岁格小孩吃干多酒？喊哪个来吃嘎？”“父亲啊，我不曾喊哪来吃，我个人吃格。我上茶辰光就吃得格，中午和你坐做堆中饭照吃。你可还有酒来哪里？格点点酒我也不曾吃得惬意。”“你格冤家，六岁个人吃一斤七八两酒，还不曾吃得惬意啊？你要吃嘎多少酒？”“父亲，让我吃饱了，可保好吃嘎头二十斤酒。”“你胡头乱说，你六岁格小孩吃头二十斤酒？你肚子有多大啊？格酒到底喊哪来吃格？……你不肯说嘎，我今朝去买嘎一坛子酒家来，明朝尽你吃，看你吃到多少？”

常老板实际上有点好奇，说这六岁格小孩能吃十来斤酒，头二十斤酒，就不大相信。格天子坐夜，去买一坛子酒家来，不曾开过坛，三十五斤一坛子。个个酒顿了抽台脚下格踏板

上格，黑炭一夜总不曾困得着格，到早起么，常老板说：“儿啊，我去磨豆腐了，不到格辰光我酒吃不下去啊，我就到上茶辰光来吃酒。格么，你蹲堂等等，我磨拉一落豆腐，我就来格。”“父亲啊，你去磨豆腐啊，我来帮你看酒啊。”“儿啊！这个酒放了床里家踏板上，有哪来偷了？”“对堂一放，上贼伯伯大当，偷啦得我和你就没得项。”“好格好格，你蹲堂看啊！”黑炭对踏板上一坐，拿背对酒坛子高头一蹴，来杠一动一动。格坛子里格酒来下嚯落嚯落，他倒坐不住，熬不住了格，拿坛子盖头封口撬开来，弄鼻子闻闻，作底这个原坛子酒不曾开过坛，比昨天格散酒香啊！用手指头蘸点点放嘴里咂咂，竟甜哩！比昨天格好吃。越看越想嘴越馋，馋沫拖到脚背上。总来不及去拿碗啊，磨豆腐格人家作勺多了，一作勺酒不轻，正好称二斤。你们总不晓得这六岁格小孩吃啦多少？这二斤头作勺不曾算，一下子吃拉十二作勺半，吃拉二十五斤酒，拿坛子还盖了好好，到上茶辰光常老板来吃酒喽，“儿啊，我吃力，你去拿格碗来！我们来吃酒。”“父亲，拿碗做底高，老海碗总嫌小，弄这个作勺正好，弄作勺舀舀就拉倒了喂。”“好格，爷儿父子也不关事，就弄作勺舀了喝喝嘛。”常老板弄盖头揭开来一看，命总吓断，“儿啊，你还蹲堂看酒了？我这一坛子酒三十五斤了，怎就这点点来堂块了？”“父亲，格你大惊小怪底高咯，你不曾来，我倒先吃得格。”“你个人吃啦干多了？”“父亲，你可吃？你不吃拿坛子里酒把我个人吃啦得拉倒。”“你格老子啊！这一坛子干多，你一顿就总吃啦得，我和你家妈妈磨豆腐一天挣多几个钱，也不够你吃啦得，就这样山也把你吃倒啦得，今朝尽你吃一顿，从明朝开始老子不拿酒对家买喽。我肇戒酒，你肇也就没得吃。”黑炭就吃到格一顿惬意酒，肇一直就没得酒吃得格。没得酒吃也微小可，拿他关在家养格，不拿他放出去。为底高呢？长了象冲天棍，脸上又黑，跑出去人家总要笑他，说，死腔，竟难看喽！他肇捣拳不长柄，总到人家头上钉。打了人家叫地方救命。大人出去陪他打招呼总来不及，所以呢，就拿他关了家养。格天子黑炭就说：“父母双亲，我十六岁，一落里拿我关了家，我要出去散散心，相相哩！”“儿啊！你年纪虽然干大，你出门就要惹祸。”“父亲，我肇不惹祸喽！我今朝就出去相相。”“好格，格你要早点家来。”“晓得。”

黑虎星宿站起身，哪肯耽搁出家门？

格天子跑到酒店门口，看见酒店里间来下划拳行令，来下碰杯。黑炭看见格酒，馋沫只是对下直流，越看越想嘴越馋，馋沫拖出来三尺长。手到袋子高头一拍，袋子里点总没得着落。这个酒竟好吃了，我身边个钱总没得，我家去寻。我家父母拿钱园哪里格？家去角壁角落总翻转过来，也翻不到格钱啊！寻到他家母亲王秀珍格枕头底落，枕头一翻，里间银子一大滩。“就园堂块格，”“咕啦”一把，银子对袋子里一摆，走了格。跑到酒店：“小二，我要来吃酒！”“豆腐店里黑少爷来了格，少爷，你要吃底高酒？”“酒不在乎好，你要尽我吃一饱。”“格你要吃多少？”“你家可有大大旋子啊？”“有啊，五斤头和尚头旋子，一旋子五斤。”“我十载不曾吃酒了，不要一下子吃胖了格，替我先少打点来，五斤头格和尚头旋子，先替我打四旋子来，吃得不够，好再慢慢添格，拿二十斤酒打得来。”黑炭多年不曾吃酒，今朝看见格酒，就像穷吼，一旋子五斤就做五六口，拿二十斤酒倒吃下去了格。舌头打绞，就不协调，“小二，可还有酒？我还要吃。”格个小二说：“不要把他吃了，舌头根子总发硬了，不要醉杀得我家堂啊。”还有格小二就说喽：“关底高事？你倒愁他不把钱了？他不把钱去找他家老子，他家老子开豆腐店，讲情说理格，倒怕他少我们一个钱了呢？”又打一旋子来了格，吃拉二十五斤酒。他虽然酒醉，心里明白格，到袋子里拿钱摸出来，拿账算啦得，结啦得，晓得家去，外间不早喽，哪晓得脚下不听话啊，明当明两脚要对东，眼睛一蒙只是对前直攻。看看不稀奇，爬烂跌，跌得浑身总是烂泥。

酒势糊涂就动身，玄坛庙到面前呈。

脚下搞啊搞，格天子跑到玄坛庙，哪晓得站不动了格，就对玄坛菩萨门口拜头高头一

困，酩酊大醉，呼呼大睡。玄坛菩萨一看，“啊呀！这不是我格坐骑黑虎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黑虎星宿下凡投胎托生倒十六岁了，将来他要封到安国王之职，就是保大明万里江山格。既是我格坐骑，我和他有师徒之份，不如趁他困着得，好来教他习武啊。另外到三关井里，拿他家老祖宗常遇春传留下来格——镇国枪和定国鞭去拾得来。玄坛菩萨在梦中就传授了常士勇的武艺，等常士勇一觉困醒过来，感觉到浑身骨头来下“哔哩叭啦”响，一望，旁半间还有一支枪、一根鞭来杠块，高头总刻过字格，他又不识得。拿枪和鞭对身上一背，准备家去，只感觉到脚下竟轻省，“啊呀！哪里我困一忽中觉，力气变大了格？我倒来搬搬看，这个菩萨我可搬得动？”格菩萨腰眼里凿过洞洞过，他拿格手对菩萨腰眼里格洞洞里一伸，手脚不慢，拿这个菩萨举到头顶向上，来玄坛庙四周连转三转，面不改色心不跳。

这菩萨有多重？青皮石头凿格，总有一个男劳力干高，箩口干粗格腰。实心菩萨不轻，有一千三百多斤。拿菩萨对杠一摆，气总不喘一点点。

常士勇心中想：我今朝困了一忽中觉，我这个力气多大啊！

背了兵器就动身，哪肯耽搁转家门？

父母来家恨不得眼睛总望穿了。常老板看见黑炭家来格，“儿啊！你上哪去格？你怎相到干歇啊？”“爹爹，我去吃酒格。”“你到哪里有钱格？”“我来妈妈枕头底落寻到格。”“你格冤家，格个钱放杠，帮你请武功教师买兵刃马匹格，你就偷去买酒吃，你格身上背格底高枪交鞭？把我望望看。”常老板把枪和鞭拿到手一看，高头有字刻得上：大明开国公常遇春镇国枪、定国鞭，“儿啊，你这东西从哪里弄得来格？”“我酒吃醉了，困了玄坛庙，格一忽醒来，这个枪和鞭就摆了我身边。”“儿啊！你不识字啊，这高头刻格常遇春，就是你格老祖宗，你是他格第九代孙子了。我们原不是住这洛阳，你家祖父原来来三关做总兵，执掌雄兵六十五万，可以说是喝水断流，一呼百应。受奸党李连坑害，九千岁打发安童传书送信，才逃到我和母亲两个人，大做好事行方便，才养到你格啊！”“父亲啊，原来我家祖父祖母就死了李连奸贼手里，我马上上京都皇城去报仇，杀这狗贼骷髅头。”“儿啊！你有多好格本事啊，能去报仇杀奸党格头啊？”“父亲啊！本事我是没得，我格力气大了，我家这两扇磨子有多重，可保千把斤有了，我可保也拿动哩。”“你死说野毛头话，一千多斤重，你十六岁拿得动啊？”“我来试试看啊。”黑炭跑到前间弄手对磨子底落一抄，一只手对磨子上面一拍，轻轻拿起来一擗，拿两扇磨子都举到头顶向上。举上去也微小可，蹲杠擗。

左手擗到右手来，就像加官出戏台。

右手擗了左手去，就像狮子衔花滚绣球。

越擗越高，恨不得擗上九霄。常老板舌头总吓塌出来格，“儿啊！你哨点拿磨子放下来，压杀得不得了格。”常士勇拿磨子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儿啊！你肇干大个力气了，就请得来格武功教师也不值你哩！肇不要请武功教师喽，这个钱放堂也没得用了格，不如我们就来买酒吃啦得嘛。”

常士勇闻听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肇天天蹲家吃酒，拿王秀珍也喊了坐身边吃。众位啊，我们不提他家一家三口天天吃酒，

讲讲说说欢乐很，一场大祸到来临。

地府里格阎君在森罗宝殿，掐指一算，就晓得一半，“鬼使，常士勇是上界黑虎星宿临凡，将来要保大明万里江山，要封到定国王之职，有享不尽的荣华，有受不尽的富贵。只因为他命委该不好，和他家父母双亲犯绞，配他家大人总死光啦得，好让他个人，现在不能耽搁，赶紧帮我到阳日三间，去捉拿常政、王秀珍魂归地府。”

鬼使一听，就来大劲，桩样不会，阳日三间捉人老内。无常鬼做队长带队，他是捉人格

头子，后间肇哩古拉纤一淘，鬼使总来帮做对手了。有高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鲜翻鬼、促狭鬼、尖刁鬼、阴促鬼、淹死鬼、吊杀鬼，鬼使一大淘，总跟无常鬼跑。一阵阴风，就对他家家里一攻，鬼使不肯耽搁，就先到常老板头上一掐。常老板腾腾空头上冒煞，鬼使拿温凉汤连洒是洒，常老板身子只是来杠发歹。

三洒四洒了不得，寒寒热热紧缠身。

常老板尖呶呶，吃吃酒，泥塑木雕就对杠一坐。王秀珍就说：“官人啊！儿子力气干大，肇又不要请武功教师，也省到不少格钱，你应该高兴，你怎眼皮一笃，坐堂好像要哭。”常老板把王秀珍一问，眼泪就抛下来格，常老板喊声：“夫人啊，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才间坐堂吃酒也好好了很，我陡得毛病紧缠身。夫人啊，

我现在浑身热起来如同炉中火，冷起来如同水生冰。

格我一时寒来一时热，我寒寒热热分不清。

夫人啊！这个椅子么我也坐不动，赶紧扶我床上去安身。”

娘儿两个吃亏，就拿常老板对床上一背。鬼使就说格：“我家阎王注你三更死，哪肯容情到天明？”不肯耽搁，鬼使就到常老板头上一拍，常老板喉咙口痰对下一郁，“囁落”，豆腐店关门，只好歇作。只看见他两手来杠伸，两足来杠蹬，喊喊又不作声，浑身汗毛根根竖。

喉咙口断了来往气，牙关骨咬了紧腾腾。

才上来当他困着得格，歇上蛮多时拿他身子一翻，望见里床馋沫滴上一大滩。头朝杠一折，望望一点气总没得。手到他额头高头一掀，冰冻三阴。“儿啊！不得了了格，你家爹爹早已死了格，这身上总阴了格。”王秀珍跑到前间，一把来捧住啊，喊声：“官人啊！”

你早先交我讲讲说说也像个话八哥，你现在困堂怎不作声。

我究竟前世里作得多少孽，今世里烧啦多少断头香，拿我丢了半路上。

下不下，上不上，夫妻不久长么。

你来黄泉路上慢慢走来要慢慢行啊，你等等你家夫人一同行。

官人啊！你来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跑，我们夫妻也同过奈河桥。”

鬼使就说：“王秀珍，王秀珍，你不要蹲堂哭，马上连你一起捉。你不要蹲堂嚎，等你家两口棺材一起对外抬。”哪晓得王秀珍哭嘎哭，一口气对喉咙口一郁，豆腐店关门，只好歇作。

一头栽倒地埃尘，神木不知半毫分。

常士勇看见妈妈对下一倒，晓得不好，赶紧拿她捧起来，“母亲啊！你才间来堂蛮好，怎就对下一倒？”捶捶拍拍喊喊，王秀珍微微拿眼睛也睁开来格，“儿啊！母亲不好了格，要跟你家爹爹一起同走，我们死啦得之后，家里这豆腐店开得下去顶好，如果开不下去格，你上广西柳州去投靠你家姨母，她家万贯家财，来家开木行，你去投靠你家姨娘啊！”王秀珍一头说话一头断气，也死啦得格。

夫妻两个丧残生，丢下士勇一个人。

说邻舍好赛金宝，大家肇做对手，帮买两口棺木，请僧道做个追荐，拿常政和王秀珍安葬啦得。常士勇家里果有钱？承办啦父母双亲后事，钱也没得格。说人是铁，饭是钢，没得吃了就心慌。这常士勇一顿要吃多少？一顿要吃一斗米饭，要吃到三十斤酒，要吃到十二斤肉，干多东西只够他当一顿。所以千把斤重格东西来他手里，就像拿格木头榔头干轻。说人是铁，饭是钢，能吃也能夯，他吃不到干多，他力气也没得干大。

格天子好像肚里竟饿杀得，拿门一带，出去散步格，刚好前间来了一位老者，年纪总有七十开外。这人哪里来个呢？陈家庄格，姓陈名叫三庆，是个员外，家里万贯家财。离老远么陈员外就看见他了，“少爷，你上哪去？”“员外，我出来散散心。”“啊呀！你好像不大欢喜

嘛。”“我欢喜底高哩，我家父母双亲总死啦得格。”“啊呀！几咱死格？”“死拉好几天喽。”“少爷，我堂上女儿家去又不来家，不晓得你家父母倒总死啦得格。格你可有哪里亲戚好去投靠啊？”“有格，我家妈妈临终辰光说，我家有个姨娘家来广西柳州开木行，叫我去投靠她格。”“格你怎不去格？”“去底高？我又没得盘缠路费。”“啊！没得钱啊，上我家去，我送嘎二十两银子把你。”

士勇闻听这一声，跟随员外就动身。

跑到员外家，将近吃饭辰光。员外就说：“少爷，我家家里人多，不在乎你多吃啦三头两碗饭，你拿肚子吃饱了，我拿钱送把你，等你好早点回去。”哪晓得釜冠一揭，一十张头锅子饭，他格肚子大了，不是吃三碗两碗啊。人家弄铲刀对碗里盛格，他不是的，他弄碗磕得锅里用铲刀对碗里掀格，不曾算，一下子吃拉二十六大碗半。拿锅子一盖，员外就说：“少爷，你拿肚子要吃饱了？”“员外，吃底高了？锅里没得饭了格。”员外说：“十张头锅子饭怎得倒没得了格？”“格原没得格呢。”员外拿锅子一掀，锅底朝天，饭没得点点。“少爷，你个人吃拉干多饭？”“员外，我也不曾算大饱哩！”“少爷！就能呢没得哪家养得起你啊，来把这二十两银子拿去啊，作为盘缠，你上你家姨娘家去啊。你拿门锁锁好，房子千万不要卖，你如果拿房子一卖，上姨娘家去，姨娘对你不好，再渺眼闭眼，瞧不起你，你肇家来没堂子住。假使说姨娘对你好格，你蹲杠多过啦两天也无所谓。你家来么，肇有房子现成格来堂。”肇黑炭常士勇就弄二十两银子，作为盘缠路费。

急急忙忙就动身，赶往柳州一座城。

常士勇肇上广西柳州姨娘家去投亲，正来路上跑。我们拿他丢下来，这讲经就像说书一样格，层次要清楚，人家才听得懂。等他到了姨娘家，我们再来讲他。我们再来讲哪个？京都皇城里间吏部天官李太老大，这个人忠心报国，是赤胆忠臣。

格天李大人就想：李连，李连，你这狗贼，残无人道，人面兽心，外孙做皇帝，你要想夺外孙格位置，你没得人皮来身上啊！很可惜，圣天子年幼，又不晓得你这公公要夺他格位置，明朝早朝我要当文武百官格面，拿老贼格坏心告诉大家，当文武百官的面，拿老奸贼脸上刮一层。

回过来一想：他家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外孙，我倒一片好心，假使万岁说他家公公好格，我不好，亲帮亲，邻帮邻，犬儿也帮自家人，我反而落不到好处，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三思而后行。格天来床上困不着，再一想，罢了罢了，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为国家死，我死也死格瞑目，但不过我家儿子、夫人来家，不晓得我怎得死格，我不如连夜写起一封书信来，打发安童送到我老家去，告诉我家夫人和儿子，他们才晓得我怎样才死格，是为国家大事而亡格。肇写一封书信，就打发安童送家去了格。田氏太太拿书信一看，吓得浑身总冒汗，“儿啊！你哨点来啊，不好了格。”“母亲，做底高不好？”“你家爹爹一封书信打发安童送家来格，你来望望看。”李尧生公子拿书信从头上看起，一目到底。

上上下下看完成，心中思量八九分。

“母亲，爹爹饭吃到哪去了？公公做皇帝，外孙做皇帝，关他底高事？何必去多管闲事。如果得罪了李连，触怒了万岁，爹爹命也保不住了。”“儿啊！你说怎弄？”“母亲，唯一格办法，我现在只有赶上京都皇城，劝爹爹辞官不要做，哨点家来，不要和奸党作对，方可保到一条性命。”“儿啊！你几咱上京都皇城去啊？”“救人如救火，母亲，我吃得中饭就好走。”李尧生公子吃饭，田氏太太帮他拿路费银子整顿好了，“儿啊，母亲就该你一个惯宝宝儿子，虽然十六岁，也未曾出过远门，如果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格堂子，说话格人总没得，我不如拿个东西把你防防身。”“母亲啊！你有底高东西把我防身？”“儿啊！我家有传家之宝香莲帕，已经四代人手里传得来格，价值连城，这个东西能够避邪，能够避妖，你如果摆在身边，

随便到底高荒野地方，随便底高邪魔鬼怪就不敢到你身上去，你拿这个东西打进银子包袱，摆在银子当中。

你万贯家财好遗失，千万不能失落宝和珍。

不要小看一块香莲帕，抵到王培县一座城。”

随手从宝库房把香莲帕拿出来格，有多大？手巴掌干大，是霞光万道，夺目难睁，发光刷亮。李尧生公子拿它摆了银子包袱当中，“母亲，我赶紧走了哇！”“儿啊！你赶紧进京啊。”

李尧生文曲星宿急急忙忙就动身，白颈项乌鸦哇三声。

李尧生公子才跑到桥坝头，头顶上白颈项老鸦来下喊起来格。只听见头顶上间“哇、哇、哇”，李尧生读书之人，老鸦当头叫，他晓得不大妙，赶紧打转，回转到家中：“母亲啊！我不上皇城去喽，乌鸦来我头上叫，就怕上皇城不大妙。”“儿啊！吉人自有天相，你家爹爹到这种腔调，你不上皇城家来做底高啊？”李尧生没得办法，硬着头皮背起包袱动身，跑到才间格桥坝头，格乌鸦还来杠喊。李尧生没得办法，拿头一颤，眼睛一白：“乌鸦你不要喊啊，我晓得格，我上皇城有祸了。”

背了包袱就动身，到了淮安一座城。

一到到了淮安，因为他是读书公子不曾出过远门，跑了脚么也疼，跳啊跳，一双脚高头好几个大大泡。一想，罢了罢了，不如我今朝就到这饭店下宿，明朝我早点起身，反正一样格，就来淮安格客店里住下来格。格客店大，人不曾得满，小二来杠喊生意。小二底高腔调？围裙一倒刹，筷子对腰眼里一插，绞台布对肩兜上一搭，脚对户槛上一踏，灯笼火对夹肘里一夹，嘴里来杠说——

不欺三尺子，义取四方财。

财源滔滔涨，元宝滚滚来。

可有多少农村种田投亲访友人，辛辛苦苦到了淮安一座城。

你只要歇宿我家店堂门，我家老板能像活财神。

柜台就像紫禁城，钱桶就像聚宝盆。

今朝到我家来下宿，一本万利转家门。

说自己家里好，拿旁人家说得分文总不及，说——

可有多少农村种田投亲访友人，到了今朝深黄昏。

务忌不要到我家格斜对门，他家三间草屋矮墩墩。

里间烟熏了眼睛总不得睁，灶上堂灰倒有半寸深。

碗么个个就像猪食盆，筷子根根像圈砧。

床上垫被像硬衬，扁螂虱子倒有好几升。

如果你们到他家去下宿，咬了你们一夜总困不成。

来往行人，过路君子，你们到我家招商客店下宿，我家店主很大量，算账大钱夹小钱，从来不较量。不较量，不较量……来杠喊。可有哪上他家来住啊？有格，前间来一个老朋友，一跑一颠，点总不兴。哪个？黑炭常士勇上姨娘家去投亲格，二十两银子倒个钱总没得格。上哪去格？吃酒吃啦得哇。杠说得又俏，像报芝麻样格，不较量，不较量，不较量啊，他东西耳朵南北听，不曾听得大清啊。杠说“不较量，不较量”，他搞了当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啊。拿起来一搞，心上就想，这个开饭店人家也不晓得没儿子没孙子，来下行善积德，开饭店不要钱啊，肇上他家去吃格。一跑一歪，架子蛮大，跑到饭店里对格凳高头一蹴，就像老八太，凳来下叽哩呱啦响，为底高响？格老朋友有三百多斤重，凳吃不大消。开店格小二对他一看，他身材魁梧，只好说脸上黑嘎点，“客官先生，你也是要饮酒？也是要用饭啊？”常士勇一想，又不要钱，今朝我来出劲吃下子了，“小二啊，我既要饮酒，还要用饭。”“好格，客官

先生，你要饮底高酒？”“我啊酒么？当来拣好格吃，拿你家最好格酒替我打二十斤来。”“哦，我家有十年陈沱酒最好。”“好格，先打嘎二十斤啊。”小二拿二十斤陈沱酒打得来格，说：“先生，你可弄点菜格？”黑炭一想，怎得不吃菜？又不要钱，而且要拣好菜吃，“小二，拿家里上等个好菜，统统端来把我搭酒。”“客官先生，我家家里好菜多了，这个台上摆不下啊。”“你家有哪些好菜？”“格多了，先生，天上飞格，山上走格，地落跑格，水里游格，长格短格，硬格软格，我家家里总有。”黑炭说：“跑跑堂格小二倒会说大话来，小二啊，我能吃二十斤酒，我这个肚子果大啊？”“大格，大格。”“这店里人多了，不能服侍我个人啊，你帮我弄两个大菜来，我一吃也就饱了格。”“好格，客官先生，你要哪两个大菜？”“我要吃泰山干大一块肉，黄河干长一条鱼，端来把我搭酒。”“啊呀！客官先生，你总说格野毛头话，几万个猪子垛起来也没得泰山干大，黄河长几千里了，哪家有几千里长格一条鱼啊？”“格没得干大个菜，稍微小点个果有啊？”“你要吃底高？”“杀嘎一个几百斤重格骆驼把我吃下子。”“啊呀，客官先生，一个骆驼干大，一杀我家十张头锅子总不好摆，到哪有干大个骆驼？”“没得，格小菜果有啊？”“先生，小菜再没得，我家这个饭店不倒啦得？小菜很多，十张头锅子煨到二三十锅，尽你吃。”“我不爱吃干多，我有三样小菜也就好喽！”“哪三样？”“四两苍蝇蚊子胆，再加半斤跳虱肝，端来把我搭酒。”“客官先生，你来堂胡头乱说？你啊！大格人总大煞得，小格小了肉眼总看不见。哪里有干小啊？”“没得嘎。”“没得。”“大格小格总没得？”“总没得。”“总没得，不要说大话了，你家成点腔格菜统统端出来，把我搭酒啊。”肇不晓当这个老子身边有多少钱了，为他个人办五葵八碟，十二回千，二十四盘子，把他吃嘎。黑炭吃多少？拿二十斤陈沱酒吃啦得，拿菜也吃啦得，拿菜汤总喝啦得。“先生，你果弄点饭打打茬咯？”“吃得酒，我要弄点饭格，才间我吃得干多菜喽，吃上许多饭要伤饱格，烧嘎一斗米饭也就好喽！”“啊？”小二想，不得了了格，这个人可保呆格，脑子不正常，还说吃得干多酒啊菜喽，吃许多饭要伤饱格，有一斗米饭就好喽。一斗米二十斤喽，就把他吃下去，肚肠撑断了，死了我家堂店里，酒钱饭钱菜钱弄不到他格，倒过来再赔了他一口老本登棺材，格不人也霉杀得。少烧点，卡拉二升，烧八升米，十六斤米饭。尖尖挂挂一撑襻淘箩背得来格。“先生你吃嘎。这是一斗米饭啊！”实际上只有八升。人家弄铲刀对碗里盛，他不是的，他拿碗磕得淘箩里，弄铲刀对碗里揿格，拿淘箩里饭统统又吃光了。果曾饱了？推板二升米饭，还稍微推板点，肚子里不曾得饱。格个老先生弄算盘对夹肘里一夹，对他身边直斜：“先生你吃好了格呢？”“吃好了格！吃好了格！”“来，我们拿账算算。”一上一，二上二，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算盘一敲嘀嗒响：“你酒菜饭总共吃拉六两银子。”

六两银子多少？大概相当于现在六百块。“先生，你拿这个饭钱、菜钱、酒钱把啦得嘎。假使你要下宿么，我安排你房间。”“先生，你家这底高饭店？”“啊呀！我家这底高饭店？我家吃饭格饭店。”“骗子饭店嘛！”“客官先生，这底高话？怎得骗子饭店？”“我有钱也喜欢上你家饭店里来吃？你家小二说格‘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我才来格。我有钱也上堂来，我有钱哪里不好吃饭？”“客官先生，人无好处，哪肯早起，开饭店不要钱开底高饭店？哪个说不要钱？”刚好喊生意格小二倒进来格，常士勇指着他说：“就他说不要钱格。”格个小二打他招呼喽：“客官先生，我不是说不要钱啊！我说我家店主很大量，算账大钱夹小钱，从来是不较量，不较量，我不曾说不要钱！”黑炭一听，“啊呀！我拿话听错了哇，老先生，我打你招呼，我上广西柳州姨娘家去投亲格，路过贵店，倒拿话听错了格，我打你招呼，你替我挂个账来堂欠下子。六两银子正项，等我从姨娘家打转来，把你十两银子。你说可好呀？”“客官先生，好是好格，我不认得你啊！你假使不来，这账不算挂了我头上？店主吩咐过的，本店店小利微，欠账一概不提。”堂倌小二就说格：“老先生，不要和格黑狗贼烦神，早先吃格辰光，怎不摸摸身边可有钱格？没得钱一吃，胡子一抹，倒想拉倒哩，来旁人家吃白食，吃得不关我

家事。蹲我家店里吃白食，谈也不要谈哩，今朝有钱把钱，没得钱啊脱他的衣裳，剥他的鞋子也要把钱，他对哪里跑得掉啊？”嘴说这话，就来拖他，问他要钱哩！黑炭心上就想，好了才间吃饭不曾吃饱了，涨不起饿劲来啊。黑炭把脚拿起来轻轻一跺，双脚陷烂泥肚里去三尺。

杠块拖他问他要钱，哪拖得动他格？个个挣了脸上冒汗。“啊呀！这老子力气大了，诈，诈，诈奸了，背不动他。”格个小二促狭咧，跑到天井里拿根绳子来。格绳子足足有四五十庹长，来当中做一个相思扣，牛结箍，活络结，“来呀！弄这绳子收他腰巴子里去，拿他眼睛收了白其倚，要死他就把钱格。”当真拿绳子对他腰巴子里一箍，堂倌小二不分细啊大，一头头二十个，就像小朋友拔河没得二样，个个拿头揪到地，屁股抬到天，来杠涨蛤蟆劲，出劲收。黑炭果在乎他们收啊？不在乎。为底高？他吃饭了格。正当堂倌用力格辰光，黑炭不慌不忙伸出左右两手，把绳子拿起来轻轻一挤，“叭嗒”绳子拗起一断，堂倌小二一个个倒栽葱，头总对台子底落一攻，一个跟斗不轻，总有一百三四十斤。

格些堂倌跌得伤心了，有格跌碎天灵盖，有格跌断鼻梁筋，也有门牙来跌落，也有鼻根子跌得血淋淋。有格发红，如果不医就贡脓。流火破皮，如果不医就下泥；冤家断腿，如果不医变鬼；也有发紫，如果不医鞭鞭脚就死。常士勇就说了：“小二啊！才间准备拿我收杀得格呢，总躲台肚里去做底高啊？可是来杠做操？讲卧倒，伏得杠蛮好。”“你格狗贼！你说阴促鬼话了，我堂头总跌坏了哇。”格个小二脚跌断了格，不好跑了格，躲了台子肚里就乱叫：“店主啊！快点来啊！有人抢我家饭店了！快来捉强盗捉贼格！”把格小二一叫，店里所有格人总来了格。有李尧生公子，因为脚上有几个泡，跑了吃力倒上了床喽，听见叫捉强盗捉贼么，他也赶紧起来，等他跑到杠格辰光，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围了杠格。黑炭来下说格：“总来杠望底高，哪个是强盗？我说把你们听听看啊！可是强盗？”他肇从拿话听错了开始，讲到才间这个绳掐断了为止。

我们讲经不必重复。常士勇讲把大家一听，李尧生就想：在家千年好，出门时时难，赶紧跑到他身边，“常士勇，我和你素不相识，才间你一说，我才晓得你叫常士勇格，你出门么怎不多带点钱啊？啊！你究竟欠他家多少钱啊？”“六两银子哩！”“我帮你把啦得，干多人来堂望，你说可难为情啊！”肇帮他去拿六两银子算啦得格，“你夜里可有地方休息啊？”“我没得地方困。”“格一间屋我包格，你困我杠去。”拿黑炭又喊到他一间屋里去，讲讲说说，倒蛮投机。黑炭就说：“恩人！你送我六两银子，我和你又不认得，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肇就告诉他住哪里，叫底高，上哪去。“啊呀！你是官家后代，李尧生，你光有文没得武，将来要吃人家苦了。我心中想高攀，我常士勇无父无母，就我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孤儿，你家父亲是吏部天官，我准备和你结拜一个生死弟兄，就同甘苦，共患难。”李尧生一想：我原没得哥哥兄弟哩，就和他结拜一个弟兄嘛。叙过年庚，李尧生大，常士勇黑炭小，肇李尧生是哥哥，常士勇是弟弟。

结拜生死弟兄两个人，更改没得半毫分。

“弟弟啊！我和你是生死弟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上姨娘家去，你家姨娘就是我家姨娘，我拿这钱和你二一添作五——平分，你肇上姨娘家去啊，姨娘对你好，你蹲杠多过拉两天，姨娘对你不好，你就家来。来两个月当中，你到皇城吏部天官我家爹爹李太朝房，你找我。如果过了两个月，你不要上皇城，到山西省王州府王培县北门太平村去找我，我乳名叫李保佑，学名叫李尧生。”肇黑炭带了路费银子，上广西柳州走了格。我们单讲李尧生公子，一心要赶上京都皇城，喊他家老子辞官不要做，家去。

急急忙忙就动身，太行山到面前呈。

才到太行山脚下，一棒锣响，跳出数十喽兵，“此山是我该，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你要从此过，丢下买路钱财。”李尧生一看，命总吓断。格些人总有丈把高，箩口干粗格腰，眉毛对上卷，眼睛来杠象渥闪。“英雄啊！”

你高抬贵手饶我，饶赦我一条命残生。”

手脚不慢，喽兵拿他拖到聚义厅对杠一掼。太行山果有大王啊？有格。姓戈，单名叫戈其。这个戈其来历大了，是京都皇城里间老奸党李连格干儿子，受李连指使来太行山，帮招兵买马囤草积粮，将来李连谋皇篡位，好帮做对手格。“过山之人，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从实讲来。”李尧生是个忠厚老诚头子啊，肇把住哪里叫底高，拿起来一说。戈其一听，“嘿！李尧生，李尧生，你家老子李太，一落里和我家干父李连做对，叫面和心不和，今朝你自动自脚跑到我山上来了格，我老实告诉你啊，我就是李连的干儿子，我就叫戈其。

我不寻你你寻我，飞蛾投火自烧身。

喽兵，本大王有好几天不曾有活人的心肝下酒了，李尧生精精壮壮，肥肥胖胖，拿他拖往后山，取他的心肝给我本王下酒啊！”两个喽兵拿他拖到后山，把绳子拿得来，横一绕竖一绕，拿他对树高头一捆，就像捆个稻种包，衣裳全部剥光，弄水对心口头一喷。有个喽兵说：“心来这肚里点啊，就从堂动刀啊！”旁边个喽兵说：“偏这肚里点啊，来堂块点啊。”

李尧生闻听这一声，魂灵总冒到九霄云。

李尧生喊声：“亲娘啊，

你不要当你家儿子上京都皇城有好处，我现在来高山上面要丧残生。

人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是麻雀子跳到空稻囤，竹篮担水一场空。

亲娘啊，你白白险养我到十六岁，我也做不到养老送终人。”

李尧生哭得多伤心，惊动一位女千金。

哪个呢？戈其家嫡亲妹子叫戈凤霞，因为她沿小父母就亡故啦得格，没得哪个拿凤霞带大了嘎，戈其就想办法，请了一个乳母顾氏顾妈妈，就服侍小姐格。小姐六岁就开始跟哥哥习武喽，夜里困下来呢，有骊山老母梦中传授她武艺。

总说戈其本事好，小姐还要胜三分。

格天小姐来绣楼上听见有人哭，就问啊：“乳母啊！哪个来下哭嘎？”“小姐，你家哥哥拿一个白面书生，打发两个喽兵绑了树高头啊，要取他格心肝下酒喽。”“乳母啊，哥哥怎一落里做伤天害理格事情？快点，我们去拿格人救得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姐，你万万不能去！大王要杀人啊，你去救人，不是兄妹道理做对啊！千万不要去。”“乳母啊！格个人杀啦得就拉倒，不如就这腔调，山上有特殊规定格，只要说山下有皇纲皇银从堂经过，哪怕天塌下来的事情总要丢啦得，服从劫皇纲，去抢皇银。你上后山上去叫去喊，就说山下有皇银了，刚好他们两个喽兵也去抢皇银，我们好去拿格个人救得来。”

乳母顾妈妈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顾妈妈手脚不慢，一个趟子跑到后山之上，对杠一站，直巴嗓子就喊：“大王啊！山下有山西制台解皇银十万两，从山下经过，赶紧啊！我们快点劫皇纲抢皇银去。”山上确实有这个规定格，只要说有皇银皇纲经过，随便底高事情总要丢下来。我们单讲扒李尧生心格喽兵，听见一喊，拿刀一撂，豁虎跳跑，跑起来比旁的喽兵也哨，走了格，小姐和乳母顾妈妈去救李尧生格。格么你弄刀拿绳子割断啦得么，好拿李尧生带走呢。不是得，她拿这捆格绳子结郎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总解开来，“你这位公子啊！你不要害怕，我来救你格。”绳子总解啦得么，李尧生不走啊，为底高不走啊？吓坏格。脚膀发软跑不起来啊。小姐就想，等哥哥来，他还是没得命啊。小姐没得办法，躁了只是来杠顿脚，罢了罢了，你这位公子，你不要害怕，你扒紧了我个肩兜，我背紧了你格衣袖，我来驮你走。小姐也顾不得丢丑，就拿李尧生对背上一搭，赶紧动脚。

急急忙忙就动身，绣楼到了面前呈。

拿李尧生到绣楼：“你这位公子，家住何方贵地？你尊姓大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父姓甚来母姓甚？你是排行第几人？”李尧生肇拿根由细底从头上说起，我们讲经不必重複，肇就告诉了小姐。小姐一听，就来大劲：“李尧生，原来你也是官家后代，天官之后啊！”“小姐，多谢你救了我性命。”“李公子，你读书之人，你应该懂得，受人滴水之恩，应以涌泉之报。”“小姐——

我如若向后没好处，一笔勾销莫谈论。

如果有了升腾日，一重恩报你九重恩。”

“李公子啊！不瞒你说，我家没得父母，只有我家哥哥来堂山上做大王，我就叫戈凤霞，我家哥哥是奸党李连格干儿子，等他来，你没得命，现在要我放你走，只要依到我一桩小事情，我倒问问你看，你今年多大年纪？”“我今年二八十六青春。”“可曾吃茶攀过婚啊？”“我不曾。”“李公子，我和你同庚，也是二八十六青春，我家哥哥是个粗人，他不晓得我也干大喽，好出嫁喽，只思量到招兵买马，囤草积粮，公子啊！”

你如若不嫌我格容颜丑，我愿做牵床掸席人。”

李尧生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我家父亲吏部天官，她家哥哥是奸党格干儿子，她是奸党的干女儿，人家说门当户对，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小姐晓得李尧生来下想底高，“李公子，我如果像哥哥干坏，我可去救你啊？正因为我和我家哥哥相反，才救你性命格。”

李尧生闻听这一声，想想不错半毫分。

“小姐，你真拿终身许配把我格，我呢？上皇城去劝我家父亲回去之后，再来和你结为夫妻。”“李公子啊！今朝放你走了，你下回还来了？啊！要走也可以格，你丢一个标记把我。”“格我有底高标记丢把你啊？”“你空身出来嘎？”“我有一个包袱，把你家哥哥抢了去格。”“来哪里？”“来聚义厅高头。”“格不要紧，我去帮你拿得来就是的。”把包袱拿得来，拿包袱一解，来银子当中一个手巴掌干大格东西，霞光万道，夺目难睁，戈凤霞拿了手里横望竖望。李尧生一把就夺过来，“小姐，这个东西不好把你。”“这底高东西啊？”“我家四代人手里传得来格，是我家传家之宝，叫香莲帕。”“把我，我替你弄啦得格呢？正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宝贝，你丢我身边，你下回才上我堂来了。如果没用头东西摆堂，你下回可来？”嘴说这话，拿宝贝倒夺过去了格。“啊呀小姐！你千万不能帮我弄啦得，我出门格辰光，我家妈妈说格，万贯家财好遗失，千万不好失落这个宝和珍。如果拿这个宝贝弄丢啦得，我家去对我家母亲没法交代。”“不弄啦得格，你胆大点。”“格你几时送我下山？”“我家哥哥可保一歇就要上山格，我现在就送你走啊。”肇拿李尧生送了从后山下来格，李尧生一个趟子溜出去五里多路，一下子溜到桃花镇。才间来山上要杀他，又吓得要死，一个趟子又溜了嫌快，哪晓倒害了病了，好了身边钱多，店主帮他请医生，肇来桃花镇上看病。

我们单讲到戈其扑一个空，不曾劫到皇纲上山，拿喽兵集中：“哪个才间叫格山下有皇纲了？我们一点点不曾弄到，哪个说格？”一个也没哪承认。“喽兵啊！既然不承认拉倒，上后山去拿李尧生格心扒得来把我搭酒啊！”格两个喽兵跑到杠一望，人就没项：“大王！啊咿喂，不好了哇！啊咿喂，李尧生不来堂了哇！”“山上又没得人来上，这个人上哪去？飞啦得嘎？人总下山劫皇纲格，这人腾腾空上哪去啊？”“你去望啊，当真不来杠了格？”戈其发躁，拖把刀对杠跑起来蛮哨，一望，确实人不来杠。这绳结郎头是手解格，不是弄刀割格，喔，如果是哪个来救李尧生，应该很快的速度拿人救走，拿绳割断啦得，这捆格绳结总是慢慢解格，这个人胆也不小啊，哪个有干大格胆，喽兵又不来山上，哦，乳母顾妈妈和我家妹子凤霞来山上，乳母她也没得干大个胆量，她干大年纪喽，可保我家妹妹拿她救走了格。

我家妹妹年纪轻，三月里芥菜起邪心。

戈其拖把钢刀，心上发躁，来到妹妹楼上，“妹妹，你拿李尧生救了圆哪去格？”“哥哥，我和你是同胞兄妹啊，我也十六岁了哇，你不要坏我名声啊，底高拿李尧生救了圆哪去了？我不认得这个人，也不晓得这个人底高腔调。”“你不要装聋作哑，你当我不晓得，山上就你一个人来上，你不救还有哪个救？”“哥哥啊！确实不曾救底高李尧生。”“等我进去寻，肯定来你楼上。”“慢！哥哥，虽然我和你是嫡亲兄妹道理，你今朝进去寻可以格，寻到、寻不到怎弄？”“寻到哇，父母亡故早，我请乳母拿你带到干大，你败坏门风，拿男格救家来园了自己楼上，我要拿你腰分两段。”“格你寻不到么？”“寻不到哇？”“寻不到怎弄？”“寻不到拉倒。”“哥哥，没得于便当么，你寻到格句话，我把你腰分两段，应该格，我蹲家败坏了门风；寻不到你坏拉我妹子名声，我拿你骷髅头要磨啦得，拿你枣木榔头要挤下来。你进去寻啊。”戈其么认为呢，人肯定来堂块绣楼上，肇进去寻格。角壁角落、门缝缝里，连床底落也寻了，也寻不到格人啊，实际上人走后山老早走了格。跑到绣楼门口，“妹妹，我走喽。”“哥哥，可曾寻到李尧生？”“不曾寻到。”小姐“唰啦”从墙上拿绣鸾钢刀探下来，“哥哥，寻到李尧生你把我杀啦得，寻不到李尧生，我拿你枣木榔头挤下来。看刀！”嘴说这话，一刀扑得来格，戈其身子一偏，推板点点。

兄妹两个来动手，哪肯容情半毫分。

小姐撒野，弄刀就杀。戈其也不忍心和妹子打啊，本事也没得她好，再让点她，就更加弄不过她了格。嘴里只是求饶：“妹妹啊！”

你今朝高抬贵手饶饶我哇，饶赦哥哥命残生。”

“饶你啊！名声把你坏到九霄云喽！我还饶你啊！吃我一刀。”嘴说这话，一刀又扑过来格。戈其晓得妹妹认真喽，自己眼泪也抛下来格：“妹妹啊！”

你不看金刚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

看看父母双亲面上情啊，饶赦我一条命残生。”

小姐闻听这一声，手就软了好几分。

同胞姐妹要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树生。

我拿哥哥杀啦得就怎说嘎？小姐狠狠心肠，拿刀对地落一撂，“哥哥，今朝我交你拉倒，下回再坏我妹子名声，我不对你客气，死走！”戈其比鬼多两个耳朵，难为情了，走了。戈凤霞就想了：哥哥今朝把我弄做这个腔调，坍到这干大个台，蹲这个山上难做大王了，人家要扮他鬼脸了。“乳母，我不准备蹲堂山上了，我蹲堂山上一天，哥哥一天头抬不起来啊！”“小姐，你上哪去啊？”“我上京都皇城，上我家公公吏部天官李太朝房，我去找我家未婚丈夫李尧生。”“小姐，格我么？”“你胆大点，乳母，我有落脚格堂子，就打发人家来拿你也接得去格。但不过我一走啊，你就要放火，拿绣楼烧啦得。等我家哥哥来么，就说来绣楼火坑里间烧杀得格。”“小姐，格也好格。”格天子戈凤霞要动身喽，拿李尧生格定亲之物香莲宝帕，随身带在身边，一想，我是个女格，路上行走多有不便，不如我来犯点丧，女扮男装。脸上赶紧洗拉胭脂花粉，耳朵上探拉两耳八宝，身上换了男式衣服，一双鬼鬼足，哪晓得蹠，脚对靴子里一伸，拿起来一晃，脚尖尖头朝前，鞋后跟也朝前，“啊呀！这靴子干大，我这鬼鬼脚不好穿啊！”赶紧用丝棉纸出劲对脚上绑，就像人家缠烂脚膀。对靴子肚里一伸，只听见叽哩嘎啦，把短刀对靴筒里一插，作为防身兵器。“乳母，趁现在夜深人静，我走了哇。我走之后，你要放火了。”“小姐，好格。”肇小姐就坐夜走太行山上溜下来，乳母估计她到了山下喽，随手拿绣楼放起火来，“大王啊！不得了了哇！小姐绣楼火烧了喂！快点来救火啊！”

戈其闻听这一声，急急忙忙就动身。

跑到杠一看，命总吓断。

火势腾腾真正凶，绣楼围了火当中。

“乳母你倒出来，我家妹妹可曾出来啊？”“大王啊！你家妹妹干大了哇，你白天坏了她格名声，她想想心上不得过哇，这个火她自己着格，我看见着火，我背她又背不动，你家妹妹来火坑里烧杀得哇！”

戈其闻听这一声，可要哭死又还魂。

戈其哭声——

妹妹啊！你今朝来火坑里面丧残生，果比黄连苦三分。

不提戈其多难过，单讲小姐女千金。戈凤霞扮个男格，一路之上就报了李尧生格名字。你不要看她女流之辈，倒也把她摸到李太朝房去了嘎，对李太朝房门口一撑，口中就开声：“此地开门，门上有人。”看门安童就问：“子为谁？何人也？”“吾乃非别，我乃少爷李尧生来了格。”安童拿头从气窗里伸出来一望：“啊！少爷嘎，

你蹲堂块门口等一等，我告诉大人好知闻。”

众位，讲到此处，小学生要交代明白，这个堂子可是她家公伯伯格朝房啊？实际上往常是得，现在不是得喽格。为底高说往常是，现在不是？她家公伯伯李太不有一封书信，打发安童送家去嘎？竟被这李太猜中了，万岁年纪轻，不听李太格话，说他家公公好。说他李太呢，专门交他家公公做对，所以拿这个李太官职，已经全部削净，关入了刑部天牢，而且不准任何人去探监。格这朝房空了杠，肇怎弄呢？就把奸党李连，也就算万岁家公公霸占来堂块啊！格个看门安童他哪认得底高少爷不少爷，赶紧跑到里间，“大人啊！妥了哇！门外间有一个人，他说是少爷李尧生，我说你蹲堂等一等，我告诉大人好知闻。大人啊！格李太交你做对，关进刑部天牢受罪，今朝这细冤家又来了格，打蛇打七寸，斩草要除根，如果不除根，来年要逢春格呢。”“嘿！细冤家！细冤家！自己送上门来了格。

我不寻他他寻我，飞蛾投火自烧身。

安童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果会？”“大人啊！会格。”格安童跑到门口，“少爷，时间不早，肚里不饱，你进来吃饭。”拿她喊到里间吃饭喽，这个假李尧生对四周望望，“安童啊！我家爹爹怎不来家格？”“哦，老人啊，老人么不曾散朝哩！可保国家有重要大事，六部大臣做不下决定来，可保来下议事咧！不曾散朝咧。”到吃夜饭辰光，这个假李尧生戈凤霞又问安童：“我家爹爹怎还不曾家来格？”“老人忙哩！可保坐夜来下议事哩！”“少爷，你吃得夜饭喽，我们送你去困嘛！”“好格呢！”拿她送到一间屋，假李尧生进去拿门“叭杀”一闩，对床帮上一坐，拿靴子一脱。短刀对枕头底落一压，来床上翻来覆去困不着嘎：我家未婚丈夫李尧生比我先跑，为底高不曾到堂块？我家公公干忙啊？日夜来下议事啊？国家有底高重要大事？怎商议不下来，做不下决定来？

我们不提小姐困不着，再提奸党丧良心。

老奸党李连拿总管花志喊得来：“花志啊！你可要发财啊？”“大人啊！哪不要发财？要发财格。”“今朝李尧生来某某某房间下宿，你家去拿你家儿子喊得来，今朝帮我坐夜去行刺，只要拿李尧生首级拎得来，骷髅头背得来，我赏你家千两雪花银子。”

“大人啊！格倒好了。”花志家去喊他家儿子花彪。花彪多大？十九岁，专门行刺杀人格，他就吃这高头饭，就寻这高头钱，杀啦多少人？不要看他十九岁哇，杀拉一千八百九十多人，就是上两千个人，他就是这个行当，就这个职业。拿他喊得来，刀磨了锋快，老子走前间，儿子走后间，跑到假李尧生困格房间身边，弄腿馒头拱拱，弄手扛扛，门闩格。这个花彪杀人杀惯了格，他格办法大，用刀尖尖头从门缝缝里伸进去，来杠掭这个门闩。小姐来床上不曾困着得嘎，戈凤霞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轻如狸猫就坐了床上，“啊呀！如果是好好人，

有事情，他要喊我开门格，就怕不是好人，又不作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她轻手轻脚起来，拿枕头摆了床当中，拿被盖了枕头高头，拿短刀抓了手里，人就隐到床枕头边去躲了杠望。她望见这个门挨弄开来格，一个人手拿雪亮钢刀，高抬腿，轻落步，跑到踏板上，拿帐门一捞，对准床上当中拱了杠格东西，只当是人了，“咔嚓”一刀。花彪杀人杀惯了格，剁了软熟熟高头，他晓得不是人啊，上了当了，拔脚就想溜，小姐戈凤霞不肯耽搁，两个抄步跑到他身边，手起刀落，“咔嚓”，花彪格头倒抛啦得格。啊呀！才间怎不问问是哪个叫他来杀我格，这人倒叫我杀啦得格。

单讲到外间格花志啊听见“咔嚓”一响，他当自己儿子花彪拿李尧生格头杀啦得格，“儿哎！我才间听见响哇，肇李尧生挨杀啦得哇，我家弄到一千两银子了。”嘴说这话，弯腰驼背从外间进来了格。戈凤霞弄刀抓在左手，右手涨好了劲，运好了功夫蹲杠等，望见这个老棺材要到她身边了，她两个哨步冲到他面前，用捣拳到他肚子高头杓起一记，拿这老头子打了底高腔调？

头一磕来背一弓，肚子冲了直笼通。

拿花志倒也打杀得格，戈凤霞就想：我又冒充少爷来格，这个家里为底高要杀我啊，我倒出去望望看。跑到后间一望，格天子是几时？十六日。人家说月半十六两头红，外间是皓月当空，如同白昼，望见围墙脚下有一棵大树，老钵头干粗，没得正头，长两个叉枝。戈凤霞小姐不肯耽搁，一个旋风，“噗”，纵到树丫巴里对杠一坐，登高望远啊！望见他家上首格花园竟大了，里间呢有一个人，五十岁上下，坐了杠吃酒，也有几个人来下帮他斟酒，还有七八个梅香围住一位小姐，格小姐来杠舞刀啊。这花园哪家格？开卷辰光就讲到过，有个九千岁叫徐年剑，这是九千岁徐年剑格家，吃酒格就是九千岁徐年剑老人啊。七八个梅香围住格小姐，小姐是哪个？九千岁同缘赵氏没得儿子，就养到这惯宝宝女儿叫金定。人家总说她刀法好啊，九千岁不大相信。格天子就说：“女儿啊！今朝十六日子通夜亮月，我一边吃酒一边看看你格本事究竟可曾达到炉火纯青地步。”所以来杠吃酒看她练刀格，这戈凤霞小姐懂得武艺格，坐了树丫巴里，眼睛一眨不眨对过间望好了。望望望望啊，拿颈项伸出来蛮长够了望，倒控制不住了格，“好喽！本事好喽！”戈凤霞一叫，小姐倒吓溜走了格，梅香也吓溜啦得格。

单讲九千岁，头一颤，眼睛一白，对围墙过间一望，“什么人？夜半深更竟敢偷看我家女儿习武啊？替我下来！”戈凤霞果怕他？戈凤霞艺高人胆大，她有多好格本事？从树高头窜过围墙，不偏不斜就站到九千岁面前。“你为底高偷看我家女儿习武啊？”“我家花园哪里不好蹲啊？我蹲堂关你底高事啊？”“你哪个？”“我家爹爹叫李太，我叫李尧生。”“啊呀！贤侄，也是你啊！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吃酒。”等到这个假李尧生坐下来格，“伯父，我家家里为底高有人要杀我啊？”“贤侄，格个朝房不是你家老子格朝房了哇，你家爹爹和李连做了对，已经关进刑部天牢受罪了，而且任何人也不准去探监，你家朝房已经被李连奸贼霸占啦得哇！”

戈凤霞小姐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我反正冒充少爷来格，不如冒充到底，“伯父啊！你这腔调说起来，我干远路程赶到皇城来，也望不见我格父亲？”“贤侄，你胆大点啊，万岁虽然发下圣旨，不准任何人探监，我和旁人不同呢！我是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真正要去望你家老子，可以格，今朝来不及了哇，明朝吃得夜饭，我叫我家安童带我九千岁格灯笼，带你到刑部天牢去探监，望望你家父亲去。”到格天子晚夜辰光，吃得夜饭，九千岁打发家里安童王忠，带了九千岁格灯笼火啊，来到刑部天牢，铺过监。九千岁也铺监，要买嘱这牢头禁子，叫他不要做声。牢头禁子拿他们同到里间：“呶，狭床上格就是李太啊，有话你们早点说。”小姐不肯耽搁，来到狭床

面前，

双膝跪倒地埃尘，父亲连连叫几声。

李太又不曾回过来望望，可是自己格儿子啊，“唉！儿啊！你不来家用功苦读，你到皇城来做底高啊？”“爹爹啊！我接到你格书信就来了格，不晓得你关进刑部天牢一步总不得跑，牢头伯伯你出去啊，我和我家爹爹有话说了。”牢头禁子得到钱格，他倒出去了格。小姐又同王忠说格，就是同他来格安童啊，“王忠啊，你也出去，我和我家爹爹有话说咧。”“少爷，我干大年纪喽，我也盘你们白话了呢，有话尽管说，我不管你们格闲事格啊！”“你出去，你不出去我不说。”“啊呀！你说不要紧，我不告诉旁人。”“你可走？”“我不走，我一句话总不说格，我死气总不叹喽。”王忠把他一说，倒来起脾气来格：“我也死走啊！看你家爷儿两个有底高鬼话说？”他肇发火出来格，戈凤霞肇拿门关好了，里间闩紧了，第二趟来到狭床身边，

双膝跪到地埃尘，公公连连叫几声。

李太一听，就对杠一凝，“你究竟是哪个啊？早先叫我父亲，现在又叫我公公，你究竟是底高人啊？”“公公啊！你家儿子李尧生就许配把我格，我们来太行山上认得格，你家有传家之宝香莲帕，现在来我身边作为定亲之物格。”“啊呀，媳妇啊！你哨点走啊，你来探监就犯了罪喽，又颠倒阴阳女扮男装，你哨点走啊！”“公公啊！我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天救不到你，我一天不走，我几时救到你，几时我们公媳妇两个同走。”外面牢头就说喽：“出来，出来，出来！尽顾有底高话说啊，时间不早喽，出来！”“公公，我走了哇，我总归救到你，我家去哩。”跑到外间，王忠弄格灯笼火，气塌塌还要拿他带家去喽。带到九千岁家，九千岁就说：“侄儿啊！去可曾望见你家父亲啊？”“伯父！我望见了。”“嗨！怎前世里作得孽格，好好个天官不做去管闲事哩，关进刑部天牢，肇来杠一步总不得跑。”“伯父，我家爹爹可有救啊？”“倒哪有救啊？万岁亲自判格，任何人不准去探监，配他终身死了天牢之内。”“伯父，格我家爹爹死了天牢里格就拉倒了？”“贤侄，要救你家父亲，我也有一个办法，你家父亲说你是满腹文章，皇上要开考格，你去龙门高跳，只要能头名高中，

新科状元到万岁面前说情分，赦放你家爹爹出牢门。

我家堂小书房现成格，你蹲堂用功苦读，将来一样好龙门高跳。”戈凤霞一想：我原没堂子去哩，就蹲他家小书房里先住下来。

单讲这个徐金定小姐，和海棠梅香来花园里散心格，刚好呢，戈凤霞格天子来小书房里没得事啊，也出来散步。离老远呢，倒看见了格，徐金定就说哇：“梅香啊！不曾有哪里个亲眷上我家来读书？倒哪有个体面公子来杠块格？”“小姐，你晓得格哪个啊？就是格天子通了树高头，说你本事好格人啊，他是隔壁李太李大人家儿子，叫李尧生。九千岁留他蹲堂读书了，就来小书房里啊，今朝出来散心格。”小姐一听，就拿脚踮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就对这个假李尧生望好了。哪晓得望望这个李尧生啊，家去一直拿这个李尧生就摆了心上。心中就想啊，

能够交李尧生成婚并匹配，少活几年总甘心。

肇朝思暮想，哪晓有毛病随身，茶饭也不吃，一天到夜伸腰仰觉，到害了病喽。害底高病啊？害相思病，男女病。格九千岁家女儿害了这个病啊，又不晓得她究竟来下想底高？为底高事情？梅香一报，赵氏太太跑了蛮哨，“女儿啊！你究竟为点底高啊？作到这个腔调，你究竟哪里难过么，我去叫御医来帮你看。”小姐不作声。“女儿！我交你家爹爹就该你个人啊，你是我们格命根子啊！女儿啊！

如果你有个三长并两短，你家父母将来靠何人？

小姐，你究竟哪里不舒服呀？”肇真正问了不得过了格，她说哇：“亲娘！

你家女儿我么害了古怪瘟黄病，千个残生活不成。”

赵氏太太一听说：“哦！我干大年纪喽，不曾听说过底高叫古怪瘟黄病。梅香，你可曾听见说过？”“主母太太，我也不曾听见说过。”“梅香，你交小姐寸步不离，究竟小姐底高辰光得病格？怎得到这个病格，说把我听听看。”“主母太太，等我说起来啊，这个病不害了小姐身上，害了九千岁老人身上。”“胡说！怎害到我家老人身上嘎？”“我格天子和小姐散心，刚好李尧生公子也来花园散心，小姐一碰到他哇，就害了病。如果九千岁不拿李尧生留了小书房读书么，倒哪里有这个祸啊？小姐一看见李尧生公子就害病，你说害底高病？”“啊呀，女儿啊！你何苦啊！李尧生来我家住高堂瓦屋，享大洪大福，朝鱼夜肉。你家父亲能够去开口么，不会得等他献丑？你好好休息啊！我上去叫你家父亲帮你做媒，叫李尧生不要走，蹲堂和你配成一伙，我家现成帐子现成床，叫他做一个新姑郎。”

小姐闻听这一声，毛病好了三四分。

九千岁和李尧生一讲啊，格假李尧生一想：害人了，我又不是个男格，两个女格怎好成婚匹配啊？

自从盘古直到今，没得两个女子好成亲。

九千岁眼睛不曾看得清，相来格蠟蛱子当苍蝇。

戈凤霞花头经大了，“伯父，我虽然说过，来你家堂块有吃有穿有住有用，我家父亲来刑部天牢受罪，我这做儿子格蹲你家堂块，如果说招女婿么，把跑路格人也要骂啊，众人也要骂啊，老子来杠坐牢，你蹲堂焐心了，开心成亲啊。伯父，您只要能够想一个办法，拿我家父亲从天牢里救出来，我就和你家小姐成婚匹配，蹲你家堂招女婿。”九千岁一想，这害人了，万岁亲口判格，可以说这个事情没得更改啊！不要问他哇，去找刑部大堂邹江、都察院杨波，总是李太要好的朋友啊。三个人联名保本：“万岁啊，我们可以为李太担保，把他放出刑部天牢。”“三位爱卿，孤家一国之主，乃有道明君，亲口判格，怎好拿他再放出来啊？孤家不准你们的本。”老奸党李连就想，李太来天牢里，我弄不到他，杀不死他，如果我来帮说几句好话，拿李太放出来，死罪赦过，活罪难逃，弄他去充军，等解差到我家么，叫解差差官来半路之上，

拿李太狗贼丧残生，少啦冤家对头人。

“万岁，九千岁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刑部大堂邹江邹年兄、都察院杨波杨年兄，都是品第之职，你做皇，全靠大家帮忙，不如就准他们格本么？”“外公，孤家一言吐出，驷马难追，怎好收回成命？”“万岁，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啊，不如就拿他放出来？”“格放出来拉倒了？犯了罪就算啊？”“万岁，拿他从刑部天牢赦出么，死罪赦过，活罪难逃，不如拿他打发到广西柳州边关最远最近格堂子去充军，发配到格个堂子去。”“外公啊，上杠去千里迢迢，哪个认解差？假使路上挨劫走，怎得弄相哩？”“万岁，格你胆放宽心啊，我家朝房里间啊有刁文、刁虎，他们有万夫不当之勇，只要叫这两个人去解差，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万岁最听格就是公公格话，所以就准了本。肇刑部大堂邹江、都察院杨波、九千岁徐年剑当这李连是好人了，不晓这个狗贼嘎，

常面来杠说好话啊，骨子里要拿李太丧残生。

格九千岁欢喜了，跑到朝房，交李尧生一讲啊，“贤侄，肇妥了格，肇好蹲堂招女婿喽！你家爹爹明朝就从刑部天牢出来喽。”“格倒好咧！我肇好和我家爹爹同家去喽！”“格也不嘎，贤侄，你家爹爹死罪赦过，活罪难逃，要到广西柳州去充军了。”“伯父，要多少时间啊？”“跑了慢，一来一回要三年时间；跑了快，一来一回也要两年工夫。”“啊呀，伯父啊！我家爹爹来杠充军，披星戴月，吃尽风霜之苦，你说我蹲你家堂块怎高兴得起来啊？你等我家爹爹充军家来，我再和你家小姐成婚匹配。”“贤侄，我家女儿害相思病等不到三年，不问怎样，

你不要走，就和我家女儿配成一伙。”戈凤霞小姐心上就想了，他是九千岁呀！他不晓得我是女格，“伯父啊！因为婚姻是父母双亲做主格，母亲不来皇城，父亲来皇城里，你去问我家父亲看，他如果肯拿我摆你家招女婿，我就蹲你家，他如果不肯，格只好拉倒。”小姐拿这个推到李太身上去格，因为她去探监，李太晓得这是他家媳妇，不是他家儿子，李太绝对不答应这婚姻大事格。格九千岁以为么，这女婿招稳了格，我拿他从刑部天牢里保出来，明朝到十里长亭，我为他送行，交他谈儿女婚姻大事，他不好意思撇我交，不拿儿子摆我家招女婿。

第二天早起，九千岁身骑银鬃白马，安童梅香挑了酒菜，来到十里长亭。刁文、刁虎拿李太解出来，九千岁手来杠招，嘴来杠叫：“李年兄，李年兄，我来为你送行格，局气不丑，为你办了羊羔美酒，哨点来吃。”刁文、刁虎眼睛一暴，胡子一翘：“走，不准停下来，哨点走。”格李太也就不敢停下来，为底高？因为他们是解差，要听解差格话。九千岁又喊：“李太，李太，哨点打转来啊。”刁文、刁虎说：“走！不准停下来！就是不准停下来。”格李太不停下来么，九千岁心上就想，当真有多少酒交菜馊啦得？主要我和你谈儿女婚姻大事哇！九千岁不肯耽搁，快马加一鞭，四蹄跑起来一溜烟，一下子就骑到李太面前，拿马缰绳一带，高喊一声“吁”，只听：“得，李太，我身为九千岁，可喊得动你这个罪犯？”“九千岁，你喊得动格。”“喊得动格，你为底高不停下来？”“刁文、刁虎不准我停下来。”“可是的？安童，把绳子拿得来，拿刁文、刁虎捆起来。”九千岁开口，肇安童动手，拿刁文、刁虎捆起来格。九千岁亲自拿李太换上十里长亭，帮他斟酒，帮他夹菜，交他讲哇：“李年兄，我们同殿为臣干多年代，你这次受了冤枉么，出去充军啊，我确实心上不好过啊，只好说我保不下来啊，没得办法。你家儿子李尧生来我家杠，我家女儿金定看见他一回，倒害了相思病了，就要叫拿李尧生摆我家招女婿，你家格孝子么他又不肯啊，他说你来下坐牢啊他结婚把人家要骂格。说你只要从天牢里出来，他就和小姐成婚匹配。我恨不得拿头皮总钻破了，和刑部大堂邹江、都察院杨波，我们联名保本，拿你保出来格。他说底高？你来下充军受风霜之苦，披星戴月，他蹲杠高兴不起来，要等你充军家来，才交我家小姐成婚匹配。我就说格，我家女儿害相思病害不到几年，他说婚姻是你父母双亲做主格，他叫我问你，你只要肯拿他摆我家招女婿，他就蹲堂。不肯格，只好拉倒哇。李年兄，你究竟可肯拿儿子摆我家招女婿啊？”李太一想，这个话难说了：要说好，格不是我家儿子，是我家媳妇啊；要说不好，他对我干客气，拿我从天牢保出来，又为我送行，办了好酒好菜。

李太来十里长亭转了几个弯，横也难来竖也难。

“九千岁，把女儿么应该要高攀格，虽说儿子招你家，但不过啊，

你家小姐天上灵芝草，我家儿子是河边臭柳根。

我家儿子高攀不上，你是九千岁，我是个罪犯啊！”“李年兄，你也谈到这个话？谈到这个话，我也交你讲这个事情啊？你说究竟果肯拿儿子摆我家招女婿？”“啊呀嘎，摆你家招女婿么，你回头要恨格。”“我不恨，我恨底高咯？”“不嘎，你干咱不恨，你回头要恨哇。”“我回头也不恨，我永远也不恨，一落里也不恨。”“啊呀嘎，你将来要恨格。”“我恨，恨不到你啊，你只要说，你可肯拿儿子摆我家招女婿啊？”“好哇，我肯格，格你回头恨不到我哇！”“我决不恨你，但不过有一个哩，你家这个儿子是孝顺之子，我家去说你答应格，他不一定相信，你拿你格衣裳脱下来，割嘎一只衣袖下来，他去探监，看见你穿过底高衣裳格，我拿衣袖把他一望，

就作为你允亲格凭证，让他们两人去配成婚。”

随手吩咐安童，拿刁文、刁虎叫过来，九千岁拿出二百两银子来：“刁文、刁虎啊，拿这个钱去买点老酒喝喝。”“九千岁，你要干客气做底高？”“我这个钱不是干好拿格，现在格李

太和早先不同了格，现在格李太是我九千岁格亲家，是我格亲家公，早先他是个罪犯，这一次上广西柳州去充军，一路之上如果跑不动，要弄轿子替我抬他，用啦多少钱有我九千岁来交你们算账。我家亲翁多重，我总称过格，他这下子充军家来，只准他长壮了，不准他变瘦了。如果我家亲家公身上瘦拉一两肉，到你们弟兄两个身上割半斤。”刁文、刁虎一想，这底高罪犯，要拿他当老子了，跑出去几年了，怎得不瘦哇？他二百两银子来杀杀水气啊也不够，我家大人送我们一千两银子一个人咧，只要来半路之上拿他弄死了，就说他害急病死啦得格。刁文、刁虎肇拿李太解走了格。

九千岁弄到一只衣袖家去起大劲了，“贤侄，望哦，我这底高哇？”“伯父啊，这底高东西啊？”“你去探监不曾看见？你家老子同意拿你摆我家招女婿呢。”这假李尧生戈凤霞一听，不得了了哇！公公啊！你害人不浅啊！我是个女格，不是个男格，怎好蹲他家招女婿咧？我又没得格桩东西啊！嗨，躁了没办法，只是来杠顿脚。九千岁说：“贤侄，等我来望望通书万年历看，几时日子好么，你们几时就好拜拜堂，几时就好同床。”通书万年历一翻，翻出去几张，望到三天过后是周堂日脚，梅香赶紧去报与小姐知道。三天过后，周堂日脚，就交李公子成婚匹配。格个梅香一报，小姐就不晓多高兴。

小姐听见要结婚，毛病好拉八九分。

转眼到了结婚格天子，诸亲六眷总来恭贺。九千岁家要招女婿了哇，三百文官、二百武官、九卿四相、八大朝臣、穿宫太监、六部官员总来恭贺，就连当今万岁也打发穿宫太监，送来宝贝，送来贺礼。两人一拜堂，夜里要同床喽。假李尧生戈凤霞一想：害人了，我也是女格，她也是女格，我结婚不结婚倒也不关事，拿裤子一脱要现原身。望见徐金定小姐坐了床帮上，她也上她身边去。去做底高咧？不宽衣解带困啊，第一夜交她讲家长里短，讲到大天八亮不曾困；第二夜交她讲吟诗作对；第三夜讲渔樵耕读；第四夜讲土农工商；第五夜讲琴棋诗画；第六夜蹲杠东说扬州西说海，胡头乱说，说上一通夜。

徐金定小姐发阴躁了，这个人长了倒体面格，可保懵过，不晓得要马马啊？交我坐床帮上说上六夜格昏话，总不交我困做堆？

他六夜不曾交我来同床，明朝第七夜肯定要交我配成双。

假使还坐床帮上交我谈古话，他对格桩事情不在行。

大家要问喽，明朝过来，她们可曾困做堆啊？中饭碗一丢，徐金定小姐心上难过了：我哪三桩配不上他？坐床帮上坐六夜，总不交我做格个事情。想想难过，出去散步，到花园里去了格。

单讲到小姐戈凤霞心上就想，我六夜不曾鞭眼睛，不曾困，我如果今朝夜里一瞌睡，把她拿裤子一脱，格得了嘎？她反正出去散步格，歇到蛮多时才家来哩。不如呢，我就先困拉一歇歇。哪晓一夜不困觉，十夜总补不到，一困倒困着得格。徐金定小姐散步倒家来格，一望，望见他困着得格，“冤家啊！好好新被新床你不困，坐床帮上交我说昏话，到蹲堂晓起瞌睡来嘎。反正夫妻没得底高稀奇，背他到床上去困格。”对床上一放，对他脸上一望，啊咿喂！我家丈夫竟体面了。望望他耳朵上有两个耳环眼来杠，我家丈夫可保沿小有将军将嘎，也穿过耳朵格哩，也有耳环眼来堂块哩。脚上脱拉一双靴，三寸金莲露出来。啊呀！丈夫啊，男子汉大丈夫，一双巴巴头大大脚，跑起路来劈嘎啪，你也弄了像照我们小姐家，弄起三寸鬼鬼金莲来，跑点远路要踏嘎几年，脚不得大了。脱衣裳格，过去是大幅头衣裳，不是干咱对面襟衣裳，拿衣裳一解，心口头两个东西拱了杠蛮大蛮大。啊呀！你原来是个西贝货，怎好交我来成亲？小姐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跑到前间“呼啦”，拿她九凤朝阳刀拖得来，“什么人？竟敢犯丧，女扮男装来骗我？”把她一吓，戈凤霞醒了格。望见小姐怒容满面，

双膝跪倒地埃尘，妹妹饶赦我当身。

“说嘎，你究竟底高人？为底高冒充男格来交我成婚匹配？”

戈凤霞小姐双膝对下一跪，“妹妹啊！”

你高抬贵手饶饶我，饶饶我一条命残生。”

“说嘎，你究竟底高人，犯丧女扮男装来骗我？”“妹妹啊！实际上我不叫李尧生，我叫戈凤霞。”肇拿为底高要扮做男格一五一十，我们讲经不必重复，她就告诉小姐徐金定。“姐姐，你害人不浅，我是九千岁家女儿啊！哪个不晓得我肇招了丈夫啊，九千岁家招了女婿啊？如果把人家晓得，九千岁家前百世里不曾招到个女婿，拿黄花女招了家把自己女儿当女婿，

三三两两传出去，要坏啦我家啊好名声。”

“妹妹啊！你也不要怕啊，

提到我家公子李尧生，他是白面小书生。

寻到丈夫李尧生，我们夫妻三个配成婚。

要得好，我哪怕就做一个小，我天天早起拿洗脸水端到你格床帮呢；你格床铺么，我就帮你牵；你要吃饭，我就帮你添；你要吃菜，我就帮你搛；我划火么你吃烟；我跑路跑你后间点；嘴再学得乖巧点；我天天叫你是大娘娘。妹妹啊！你不要不相信我说格话啊，我交李尧生定亲，不是嘴说格，我们有定亲之物，他家传家之宝香莲帕来我身边。不相信，我哪怕把你。”肇拿香莲帕就把了小姐徐金定。肇这戈凤霞来九千岁朝房里间，日里仍然是男格，到了夜里就是女格。就交这个小姐徐金定，将来都拿终身许配把李尧生。戈凤霞来九千岁家朝房里间，

也算暂且有了个安身处，我们经中另表一段情。

我们调个头来再讲这黑炭常士勇，应该说跑到现在已经跑到姨娘家去了格。这个黑炭霉了，跑到广西柳州，千里迢迢寻到姨娘家，姨娘家底高腔调？姨娘、姨父总死光啦得，木行倒啦得，老表死绝啦得，这人家祖须毛毛总没得。去倒去了格，没得家来格盘费哇。发狠，团地落就滚。人家果要问啊：不嘎，你这干高大个人，蹲地落滚底高、哭底高？”他就告诉他们了：“我上姨娘家来格。”“你家姨娘哪家啊？”“开木行格。”“你是她家嫡亲姨侄嘎？”“是的。”“罢了罢了，你家姨娘、姨父在堂是个好人，对团近人也不推板，既然你没得盘缠钱家去，我们送两个钱把你做路费好打转。”

有个老头子啊一落里蹲家带带孙男孙女格，跑到黑炭身边，“少爷，我没得钱送把你啊，你家姨娘、姨父在世格辰光，我蹲家带些孙男孙女，总上他家来相。有些辰光总留我们吃中饭，我又没得钱把你啊，我才间拿中饭烧好了出来格，烧了一锅咸粥来杠，我就把点中饭你吃吃嘛，等你吃饱了就走啊。”跑到他家一望，一锅咸粥，他不弄碗舀，碗总嫌小，二号钵头正好，拿起来一看，锅里吃拉两钵头半，还去舀吃。格老头子一把揿紧了他个铜勺柄，“啊咿喂！你格冤家不能再吃呱，我家一家门十来个人吃格中饭，总把你一个人吃啦得呱。你格死尸肚子又大，吃起来就像车海了，本来我留你再过拉天把格，就能呢哪养得起你啊？你哨点走嘛！”黑炭一想，我上哪去咧？要说家去，盘缠用到家就没得格；要说蹲堂块，姨娘家又没得人手，又总死啦得格。我家干哥哥李尧生说过，两个月当中上京都皇城吏部天官他家老子朝房去找他，过了两个月到王培县北门太平村去找他。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不曾有两个月。格么，还是上皇城，去找我格干哥哥李尧生去啊。

黑虎星宿站起身，赶往京都帝皇城。

路上行走数月整，中条山到面前呈。

一到到了中条山，跑了像照有点吃力，看到一块长条石，他对上一躺困中觉格。才困下

来不曾有多少时，来他上风间，一个小姑娘十七八岁，挑两桶酒对杠一歇，弄铜勺拿个酒舀上来恨不得半人高，“嚯落”对下一倒，干干顺风拿格酒味道，倒吹到黑炭鼻子口头来了格。“哪里有酒？”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一望，望见杠来杠舀酒。他赶紧跑到格小姑娘身边，“小姑娘，你拿这酒卖把我？”“你要买多少？”“我买嘎一桶。”随手他拿一桶酒背到旁边来，人家用铜勺弄碗舀格，他不是的，他端住桶底对嘴里灌格，“呼噜——呼噜——”出劲吃。格一桶酒多少？三十斤，他格天子吃啦多少？十斤总不足，拿桶“哐丧”对杠一扔，人“轰隆”对前一倒。

一头栽到地埃尘，神木就不知半毫分。

果是酒吃醉了嘎？不是的。你们晓得这卖酒格是哪个？中条山上格大王身边格梅香，中条山上格大王是女格，叫吴小香，明朝开国公吴大海家格第九代孙女儿。这个卖酒格梅香叫心灵。这个吴小香大王是个公平大王，遇到格些做生意买卖格，总拿酒肚里放蒙汗药把他吃昏过去，把他身边钱拿拉一半，空一半把他做生意。一半钱拿得来做底高？山上开支零用，还多到钱怎弄？

遇到贫苦落难人，送他盘缠转家门。

格天子心灵梅香，看见一个块头干大格老朋友。当他身边钱多咧，拿蒙汗药酒倒把他吃晕过去了格。“大王，快点弄东西来抬哇！这个黑炭块头干大啊，身边钱肯定多了。”随手拿黑炭抬到山上，吴小香一望，身边有两桩东西。一支枪还有一根鞭，枪交鞭拿起来一望，大明开国公常遇春镇国枪、定国鞭。“梅香，这个枪交鞭可是他嘎？”“是的。”“快弄醒酒汤拿他灌醒过来。”弄醒酒汤拿起来一灌么，常士勇苏醒过来格。“你这位英雄，不知你尊姓大名啊？家住何方贵地？”“你问我了呢？我住洛阳，我叫常士勇。”“这个枪交鞭是你嘎？”“我家老祖宗格。”“啊咿呀！弟弟啊，我是你格姐姐哇。”“呸！我就弟兄一个，还是我家父母做好事养到格咧，我倒哪里有姐姐？”“弟弟啊，我家老祖宗叫吴大海，过咱交你家老祖宗常遇春，是磕头格把兄弟。我是他第九代孙女儿，我们年纪差仿不多大啊，看上去我要比你大嘎点，你说你可好做我格弟弟，我可是你格姐姐？”“弟弟姐姐怎说相啊？”“弟弟啊！你有这两桩兵器啊，你本事肯定蛮好格，不如你不要走，就蹲堂和我配成一伙，蹲堂呢做大王。

我拿山上大王位置让你，压寨夫人我当身。”

他一想，我这个死腔，脸上干黑，长大了么只好做一个光棍，也有哪个肯跟我这个黑鬼？今朝倒寻事我，我不如就不走，交她配成一伙，“姐姐，你瞧得起我，我就不走了哇。”说丁对丁，卯对卯，格天子拜堂就是好。一拜堂，夜里当真就同床。眼睛一鞭，歇了三天，吴小香就说格：“大王，这个山上你是一山之主了哇，大王有大王绰号了。”“夫人，底高绰号？”“我往常脸上黑，我格绰号就叫乌眉大王，乌么就是黑格意思，眉么就是眉毛格眉。”“格我叫底高大王咧？”“你脸上比我还黑，黑到黄豆干大一块白格总没得，你不如直接就叫黑脸大王，我就是乌眉大王。”肇夫也黑，妻也黑，男也黑，女也黑，你也黑，我也黑，两人黑对黑，下回人也把他们黑杀得。

花配花来柳配柳，坏尺箕还是配格烂笤帚。

肇黑炭就来中条山上，交吴小香结为夫妻。来杠招兵买马，囤草积粮，准备将来哇好为祖父祖母伸冤报仇，也算有了安身处。

我们此处丢开慢谈论，我们再讲李太上广西柳州去充军。这个刁文、刁虎格天子到铁佛寺门口，就想算计他了哇。刁虎说：“哥哥，跟他跑报，跑上干哨，跑了人总吃力杀得，叫他坐这个砖头堆高头等等，我们弄点砒霜毒药酒么，拿他吃死了拉倒。”“对格对格。李太，坐堂砖头堆上等等啊！时间不早，肚里不饱，我们去吃中饭了，吃得中饭带点老酒你喝喝啊。”

李太么坐砖头堆上等，刁文、刁虎去吃中饭格。李太坐杠坐坐哇，把太阳一晒，像照昏脑涨，心上说，格我坐太阳口头做底高？我不好坐寺院里间去啊，也阴凉点啊。跑到寺院里间，对拜头高头一坐，倒晚瞌睡了。对拜头高头一困，倒困着得格。这砖头堆上果就没得人了格，就空了格，有个替死鬼来了格，哪个啊？黑炭常士勇。他出来买马格，不曾买到好好马，想想心上有点难过，就朝格砖头堆上一坐，坐杠坐坐，把太阳一晒啊，也像照眼皮蔫蔫要困觉，直手拉脚对砖头堆上一躺，才困下来，杠块“呼呼”格一阵风哇，越起越大，越起越大，沙灰绞到九霄。黑炭说：“你格瘟风！你格瘟风！起大风，我就不要困咧。你起干大风，拿沙子总打了我脸上。人总痛杀得，我反过来困背朝上，你果吹到我格脸上？”肇伏得砖头堆高头困格，他一困困下来打呼如同响雷。刁文、刁虎拿中饭吃饱了，拿酒肚里下了砒霜毒药端来得格。刁文说：“弟弟，格冤家挺了杠困着得格么？你果听见他喉呼啊？去望望看，如果困着得来杠喉呼么，我们不要喊他，弄腰带解下来接起来，拿他收杀得就是的。”跑到杠喊喊他，“李太，李太，李太”，不做声，只听见来杠喉呼。两个人渺渺眼睛，拿腰带解下来打起结来，接起来。伏得困嘛，颈项底落空格，从他颈项底落轻手轻脚，拿腰带背过来打起结来。刁文、刁虎弟兄两个用尽全身力气，出劲拿起来一收。弟兄两个力气也不小哇，拿这黑炭格头就背傲起来。“啊呀！你背我做底高？狗贼！”刁文、刁虎一看，命总吓断，“不得了了格，怎遇到这个黑鬼呱？”“果丢？你们果丢？”弟兄两个不敢丢，黑炭没得办法得格，伸出左右两只手，拿格腰带一掐，“唏哔”，倒掐断啦得格，刁文、刁虎放趟子就溜。黑炭说：“溜啊，老子交你前世无冤，今世又无仇，为底高要拿我收杀得？今朝你溜到阎王家，我追到森罗殿；溜到东洋海，追到你水晶宫。你们对哪里逃哇？”

说人高脚长，弟兄两个哪跑到黑炭干快呀。黑炭身高一丈，小步七尺，大步九尺总余，顶大步子一丈二，能像北风送乌云，

威风凛凛赛吕布，杀气腾腾像赵云。

追到刁文、刁虎，背住两个人后间衣裳领宗，“狗贼！就溜到堂块啊。”“英雄啊！千万不能拿我们弄杀得。”“哪拿你们弄杀得？你们为底高拿我收杀得嘎？”“我们不是收你格，我们是收李太格。”“哪里的李太？”“吏部天官李太。”“你们为底高拿他收杀得？”“我家老人李连送我们千两银子一个人，叫我们来半路上拿他弄杀得，就说害急病死啦得格。”“狗贼！一落里为奸党出力，坑害忠良，你得了哇，你们肇不解他去充军了？”“我们肇不解他去充军了。”“格你们不解他去充军，你们上哪去了？”“我们家去了。”“啊！你们要家去呢！要家去我送你们啊。”“不要你送，我们认得格。”“不送你们多远，送到你家婆婆家就好了。”“英雄啊！千万不能拿我们弄杀得嘎。”黑炭常士勇背住两个人后间格衣裳领宗，拿他们头对头，后得脑一碰，“叭”，一敲不轻，八九百斤，蛋壳子头一敲，脑浆和血就对外直流。

弟兄两个栽倒地埃尘，魂灵上了枉死城。

黑炭就想了，解差死啦得格，提到李太是我家干父，李尧生家老子，究竟来哪堂子？肯定来堂不远。寻到铁佛寺里间，一个人来拜头高去困着得格，拿他拱醒了，问问他。他说我就叫李太。“啊呀！干父，你家李尧生交我结拜生死弟兄格，他是干哥哥，我是弟弟呢。”赶紧跑到前间，弯腰作揖行个礼，干父连连叫几声：“干父啊！你肇不要充军了，才间我替了你啊，不呢你就挨收杀得呱，两个解差已经给我弄杀得格呢，你肇不要去充军喽。你不要上哪旁的地方去啊，你家干媳妇吴小香，就来中条山招兵买马，囤草积粮。

干父啊，你旁的地方不要蹲，中条山上好安身。”

肇拿他带到中条山，办好酒好菜好好款待。“干父啊！蹲堂吃酒吃得不惬意，这里风景又不好，空气又不新鲜，我们拿酒挑到五松林去吃。”底高五松林？就是五棵松树，有盘篮口干粗。格天挑到杠去吃，正吃得开心格辰光，东南上一块乌云，足足有三间七家头屋干大，

把狂风一吹，格块乌云就对下一忒，顿时就变做一个怪物。格怪物有多大？一间七家头屋干大。

牙齿一敲叮当响，吼喊如同响雷阵。

“干儿子喂，快点溜哇！不好了，格动物嘴一张，舌头一塌，要吃人咧！”“干父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溜也溜不掉了格，真正你怕格，你躲我后间。”肇李太躲了黑炭后间，黑炭就弄镇国枪和定国鞭和这动物打。打了足足有一个钟头，又打不死这个动物嘎，好了这个黑炭吃得酒，他枪中藏鞭，左手执枪，右手抽鞭，就拿这个定国鞭对准格动物，操起一鞭，“叭！”格一鞭不轻，少说点一千七八百斤。拿这个动物打了来地落打滚喽，越打滚越小，越打滚越小，越打滚越小，现了原身，对杠一撑，这个动物底高腔调？头上长两个角，身上毛乌油漆黑，黑得一根杂毛总没得。“干父，才间可好溜啊？如果溜格句话，倒把这个动物吃啦得格。把我一打，撑堂倒不动了格，可保是我格坐骑啊？麟兽，你可是我格坐骑？你是我格坐骑格，来这五棵松树四转转上三转就停下来。”他对它身上一跳，尖呶呶，对它背上一坐，格一个东西，托托托，当真跑三转倒停下来格。“啊呀！干父，这东西当真听我格话格，是我格坐骑，这头上有两个角格么，一间长一个么。干父，你离我远点，等我来掰掰看，这两个角可有用？”“好格好格，干儿子啊！”随手拿左面角对身边一掰，动物嘴里一口气“呼”，格一口气有多大的力道？离他们前间两车桁远格堂子，一棵树有箩口干粗，把格动物哈一口气，就“叭”一断两半段。“干父啊！动物嘴里哈口气力道大了，我再掰右面格角看啊！”拿右面角也对身边一掰，格动物肛门里间，“噗噗”来下放屁，格屁放出来多大格力道？离他们一车桁远格堂子，一棵树，盆口干粗，把格屁一弹，“叭”，弹断啦得格，格一个屁放出来瘟死烂臭。格一个东西像底高？象《隋唐演义》高头格呼雷豹尚师徒格一样格。格个东西嘴里能够吹气，这动物肛门里能够放屁。

“干父，我这坐骑好了。格你帮它取个名字呢。”“好格，头上长两个角，就叫双角，身上毛乌油漆黑，一根杂毛总没得，不如就叫它乌龙珠。”肇常士勇的坐骑就叫双角乌龙珠，他的兵器就是镇国枪交定国鞭。肇得到这个坐骑，来到聚义厅告诉夫人吴小香。

夫妻两个讲讲说多欢乐，如同捡到了宝和珍。

肇李太被黑炭救了去格，也就来中条山上落下脚来格。众位，我们讲到现在为止，总是讲格忠臣，讲个好人，我们再调过头来开始讲这坏人奸臣。

格开卷辰光就讲到，这个李连要谋皇篡位，夺外孙格位置。可曾夺得？三关总兵把他谋算啦得格，反正常德也死啦得格，三关总兵调了哪一个？李连的得意门生，名叫张恒，来杠执掌雄兵六十五万。他心上就想，我要得到玉玺九头狮子黄金印，这印来哪里？母后娘娘李凤娇身边。格天子办好酒菜，去拿李凤娇母后娘娘请得来：“女儿啊！来金殿之上，你是君，我是臣，到这家里，我是父亲，你是女儿啊，外孙十三岁做皇帝怎得定心格？怎得干太平格？总是我公公暗中来帮调停，所以他才稳稳当当端坐龙廷啊！外孙小喽，我干大年纪了哇！你不如呢就拿印把我嘛，让我做啦嘎几年皇帝，我一驾崩死啦得么，拿皇帝位置还好还把外孙格。”李凤娇母后娘娘一听，吓啦大半条命，“父亲啊！你是他格公公啊，是母后娘娘格老子啊，你开口说这话，我就晓得你底高意思呱。

父亲啊，你公公要夺外孙位，孽障要作到海能深。

父亲啊，要命我倒有一条，印我是没得把你格。”

“妖韶！你个妖韶！好好喊你来交你讲讲，你不拿印把我，你不要想得走。

我家堂户槛三尺三，你进门容易出门难。”

“父亲，你身为当今万岁格公公，母后娘娘格老子，你要想夺外孙位置，你惨无人道，你人面兽心，你没有人皮来身上啊？”老贼把她一骂，就像鬼跳：“好格好格，妖韶妖韶，你不拿

印把我啊，只怪你无义，不要怪我老子无情。梅香，不能耽搁，替我拿这个李凤娇，
关进冷宫里去遭磨难，决不要饶赦她当身。”

随手吃亏，就拿这母后娘娘对冷宫里一背。冷宫里底高腔调哇？漆黑抹塌，就像锅底菩
萨，伸手不见五指，面东不见面西，

冷宫里，又没得，天光日色，
头顶冰，脚踏雪，冷水浇身。

李连拿母后娘娘，亲生女儿，打入冷宫受难。格万岁可晓得？万岁一点点总不晓得，只
当公公拿母后接家去多过啦两天，不晓得母后来冷宫受罪。老贼心上就想：李凤娇是我亲
生女儿，她又不肯拿印把我，如果我做皇帝没得印，说话就没得哪听，不如呢？我来私通北
番玻璃国。玻璃国一直交我有来往格，我写书信到玻璃国去，叫玻璃国出面写战书到我中
原来，我们中原没得哪个能提兵调将打仗，就叫我家格现世宝外孙开考，只要考到一个武
状元，我就买嘱武状元，叫他带兵和三关上门生张恒，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反进京都帝皇城，他铁打龙廷坐不成。

主意拿定，修书一封，打发安童，连夜起程，送到北番玻璃国。玻璃国刚好出到了能
人，有智真千岁家四位太子，大青、二青、三青、四青，有公主娘娘绰号叫三尺王，是龟令圣
母门生，龟令圣母是乌龟精。拿战书打到中原来，圣天子一看，龙目乱转，拿文武百官召上
金殿，没得哪肯去提兵调将。圣天子躁了是龙眼驾泪：“不好了哇，你们些臣子来平常辰光，
太平年岁，

官上加级总嫌小哇，燎乱年岁怕出征。

孤家江山现在就如同风中烛，出不到扶皇保驾人。”

李连奸党赶忙跑前几步：“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不必龙眼驾泪，皇城里没有
能人，应该拿皇榜高挂，到十三省招贤纳士，只要考到一个武状元，就好叫他去领兵。”万历
皇帝一想，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反正一下头颁布圣旨，不如开文武考，因为急等要去打仗，
我就先开武考，后开文考。

皇榜高挂十三省，十三省里总知闻。

哪些人去考试？因为他先开武考，有黑炭常士勇肯定要去格，还有九千岁朝房里间，女
扮男装格戈凤霞也去了。戈凤霞就说了：“我是个女格，到考场上不方便，我改姓为薛，改
名为冤，我要帮公公平反昭雪，伸冤理枉，我就叫薛冤。”这遭到考场考试，只有黑炭交她两
人本事最好。格不可能两人总做武状元哇，二人比赛夺魁，薛冤坐骑没得黑炭格好，黑炭本
事没得薛冤好，打到最后，黑炭不是薛冤对手，黑炭用坐骑取胜，望见薛冤从前面来，他拿
左面角拿起来扳，嘴里一吹气；望见从后间来，他拿右面角拿起来一扳，肛门里能放屁，所
以薛冤格坐骑不得近他格身，靠不近他。武艺大总戎也就是现在新社会叫裁判的就说了：
“二位英雄校场比赛夺魁，只能凭真钢实货本领，不能用坐骑取胜，双方撤去坐骑，都来步
战。”格步战么，黑炭弄不过薛冤了格，薛冤做了武状元。万岁啊就说呱：“薛爱卿，孤家开
考，主要就为了玻璃国强盗作吵。我封你为扫北元帅，赐你大兵十万，看到黄道吉日，上北
番打仗。”“万岁啊！格先锋要我来点。”“你点哪个？”“我点黑炭常士勇，他格坐骑又好，本
事又好，他格坐骑嘴里能够吹气，肛门里能够放屁。”肇就点黑炭常士勇为先锋官。不曾到黄
道吉日，格一天不发兵啊，状元游看皇城散心格，老奸党拿她喊家去，“状元公啊，你是薛元
帅啊！上北番能够打仗家来啊，肯定官职封了比我也大点了。”“格原呢？老太师，玻璃国是
个小小国家，为底高和我中原打仗，以小犯上，晓得可是有人私通了玻璃国咧，等我征剿玻
璃国，班师回朝家来，得到真凭实据，我拿这老狗头老奸党要身丧其命。”

老奸党闻听这一声，心中思量八九分。

李连一想，不好哇！这个老子不好惹哇！不如等皇上开文考哩，买嘱文状元。文状元是个书呆子，又不懂底高，叫他帮我做对手，把印拿出来，我就好做皇帝，做万岁。

不提李连来下要想做皇帝，单讲薛元帅上玻璃国出征打仗。官兵在路行走，晓行夜宿，不肯耽搁。赶到了和玻璃国毗连夹界，扎下营盘，战书打上玻璃国，约时交战。哪打头一仗？黑炭常士勇打头一仗。玻璃国大太子大青，先来交这个黑炭打。常士勇就说格：“你格番乌龟，你格番乌龟啊！你也交我中原人打仗了？你这冤家脸上黑漆黑，

胡子就像乱柴窠，看看年纪倒有六十多。

如若和我来交战，活格少来死格多。”

大太子大青一听，气了：“啊呀！中原蛮子拿命来！”

话不投机就动手，生死搏斗比输赢。

大战十个回合二十照面，大太子不是对手，吃下败仗，二太子上来，更不是常士勇的对手，三太子、四太子一起上，也打不过常士勇。弟兄四个一起上，有走前间，有走后间，有走左面，有走右面，黑炭常士勇，顾到前顾不到后，顾到左顾不到右，他没办法，拿坐骑两个角出劲瓣。他格坐骑前间吹气后间放屁，弟兄四个挨吹了爬爬烂跌。

弟兄四个吃败仗，公主娘娘早知闻。

公主娘娘来到战场，和黑炭互相通过名姓。她绰号叫三尺王，就是说只有三尺高，黑炭有点瞧不起她，他一丈高了，哪晓两个人大战三天，总分不出胜败，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一个上秤称八两，一个上秤称半斤。

强中遇到强中手，出家人遇到出家人。

杀得天昏地暗，杀得日月不明。

杀得百鸟都停翅，杀得鸟儿吓得总不敢开声。

一笔杀得三天三夜整，两人胜败总不分。

黑炭就想：我是前部先锋，总打不过三尺王鬼鬼女子啊，名气不坏到九霄云啊！用过战饭，格天子仍然打仗。他鞭中藏枪，枪中藏鞭，趁坐骑错蹬之际，常士勇不肯耽搁，抽出定国鞭对准三尺王一鞭子，“叭”，三尺王有多厉害？格一鞭子不轻，少说点有一千二百多斤。三尺王格头上不要说打坏了，痕迹总没得点点。可她格坐骑背不起一鞭子，马失前蹄，三尺王从马高头倒跌下来格。说时迟，那时快，啊，常士勇又抡起来一鞭子，“叭”，格一鞭子着实格，一鞭子不轻，少说点一千五六百斤。

拿这三尺王打做底高腔调？来地落打滚，打打滚就现了原身，斗蓬干大一个小乌龟。师傅是老乌龟，她是小乌龟。啊哟，格乌龟拼命蹲地落翻身打滚，格乌龟越打滚越大，越打滚越大，越打滚越大，到最后有多大？半间七架梁屋干大。“元帅，哨点来，这乌龟大了，大家来捉，吃乌龟肉。”拿乌龟捉到营盘，拿肉吃啦得，说这乌龟壳子有底高用哩？撂啦得。也有人说不要撂啦得嘎，这一个乌龟壳子不小，够二三十个人坐下洗澡。

格一个玻璃国太子吃了败仗，公主娘娘现了原身，还有底高话说了？智真千岁随手就拿薛元帅、常先锋请到玻璃国，写出降书顺表，告诉他们：“是你们中原一个叫李连格，私通我们玻璃国格，经常交我来往格，他写了堂格书信多了，他说格，只要里应外合，我们拿官兵发到三关，就可以把中原江山来拿下，和你玻璃国平半分。”薛冤说：“千岁啊，你拿这个书信把我，这就是老奸党私通外国的证据。”大概来杠有二十多天，薛元帅和常先锋讲讲，随手拿官兵集中起来，打起逍遙鼓，唱起得胜歌，要回转京都皇城。来到半路之上啊，薛冤就想，我家哥哥是李连格干儿子，树倒猢狲散，捉得李连，哥哥要受到连累，“常先锋啊！我们反正打了胜仗了，不如绕道而行，从太行山经过。”

常士勇带了官兵前间走，许多官兵后面跟。

来到太行山，戈其远远迎接元帅先锋。因为这个薛冤，她是戈凤霞扮格男格，戈其也不曾看出破绽来，为她办了好酒，款待不丑。一个说：“大王，你做格公平大王？还是做格山贼草寇？”另一个说：“元帅，我做格是公平大王。”“本帅要查看你的山寨，你带我看一看。”“好格。”到后山偏僻地方，“大王，你果认得我哇？”“元帅，我不认得你。”戈凤霞从头上探拉战帽，身上解开战袍，“你望望，肇果认得我？”戈其仔细对她一望，“啊呀！

你不是张三其别个，也是我格妹妹到来临。

妹妹啊！我当你来火坑里烧杀得格。”“哥哥，我不曾来火坑里烧杀得，这个呢来杠吃酒格，叫常士勇，他也是要报仇啊！杀奸党李连骷髅头，你是他格干儿子，我们来救你性命格。你赶紧拿山上值钱格东西，灌进袋子，装上车子，拿喽兵改做官兵，速速跟我们进京。

我们帮你到万岁面前说情分，饶赦你哥哥命残生。”

戈其肇跟随戈凤霞和常士勇他们进京。

格大家要问，早先说挂榜开文武考格，文考可曾考？皇上颁发圣旨，不好不守信用，格肯定是要考。格开文考哪些人去考嘎？不谈旁人，我们单讲桃花镇上李尧生来杠害病，格病也好了格，上京都皇城去考试。因为他是文曲星临凡，文章最好。圣天子龙颜大悦，封他文状元。格天子老奸党李连，拿文状元李尧生请到他家里，认为他书生好打发，说：“状元公啊！实事求是说，我家外孙做万岁我不满意，现在我就缺少九头狮子黄金印，印来冷宫里问我家女儿身边，她不肯拿印把我，我拿她打入冷宫去了格，你只要帮我拿这个印骗出来，等我做了万岁，你就是开国元勋。”李尧生一听，啊呀，母后来冷宫受罪咧，“老太师，格我不敢保证你，等我去望望看。”他肇就跑到冷宫交母后娘娘一讲，母后娘娘就说了：“状元公啊！爱卿啊！不晓得我家父亲心肠干黑嘎，我拿这个印把你，等于拿万里江山就交把你了格。”“母后娘娘，你胆放宽心，我有第一次到冷宫里来问你拿印，帮你保管好了，自然有第二次进宫，拿印交把你，还把你。我到底高辰光来，等薛元帅、常先锋打了胜仗，班师回朝家来，我拿印还把你，到格辰光拿你接到金殿，对你家这个要谋皇篡位格老子，

随你杀来随你剐，非关我们半毫分。”

母后娘娘千叮咛万嘱咐，肇拿印就交把了状元公李尧生。

单讲到薛元帅、常先锋进京，格天子来到金殿，交过旨意，圣天子龙颜大悦，

“该应孤家江山稳，出到擎天柱两根。

二位爱卿，你们征剿玻璃国，功劳浩大，有功，今朝金殿上来封。”薛元帅、常先锋总说：“万岁，我们不要做官，提到做官，我们不贪。”“你们要发财，赐你们黄金万两。”“要发财，也不到你皇城里来。”“格你们果有底高要求啊？”“万岁，我们要伸冤报仇。”“薛爱卿，你先说，你要伸底高冤？报底高仇？”“万岁，我要为我家公公李太，伸冤理枉报仇。”“常爱卿，你呢？”“我也不为旁的事情，我要为我家祖父祖母伸冤理枉报仇，我要捉拿奸党李连。”有李尧生赶忙来到冷宫，拿印交把母后娘娘，拿母后娘娘接到金殿，“万岁！母后娘娘今朝也要来垂帘听政。”万岁亲自迎接，望见母后娘娘底高腔调？是怒容满面，等她坐下来格，“皇儿啊！薛爱卿要捉拿奸党李连，常爱卿也要捉拿奸党李连，母后也要捉这个老贼老奸党。”“母后，他是我格外公，你格父亲，你为底高要捉他？”“皇儿，你晓得我来哪里呱？他要问我要印，要想谋皇篡位，交你做对，拿我关进冷宫受罪。”

万岁闻听这一声，掇开龙心火一盆。

李连狗贼嘎，你公公要夺外孙位，孽障也作到海能深。

薛冤赶紧拿出李连私通玻璃国的书信，“万岁，这铁证如山，有他写把玻璃国格书信，他私通玻璃国，准备里应外合，和玻璃国平分中原万里江山。现在呢？有证据来堂块，这是

他格亲笔书信,请你龙目观看。”万岁更火上加油,吩咐值殿官,不能耽搁,赶紧拿李连狗贼拖到午朝门外,顿响三炮,脱下蟒袍,探下他的官帽,

拿李连名下官职削得干干净净,腰分两段丧残生。

肇拿李连杀啦得格,李连作恶不曾有好收成。万岁说:“爱卿,肇好封你们官职格呢!”薛元帅说:“万岁!我有欺君之罪了。”“你有底高欺君之罪啊?”“我不叫薛冤,我叫戈凤霞。”肇拿为底高要女扮男装,为底高要改名换姓,统统告诉万岁。

万岁闻听到这一声,心中欢乐八九分。

“薛爱卿,你现在是戈爱卿了,孤家封你为巾帼英雄。”旁半间李尧生一望,啊呀,她是我格未婚夫人啊!蹲了旁半间心中就不晓多高兴。万岁呢,随手把功劳簿子拿起来一看,“常爱卿,孤家看了功劳簿子,你征剿玻璃国功劳浩大,我来封你。”

常士勇前来听封赠,定国王之职你当身。

“万岁,我也有一个宝贝送把你哩!”“底高宝贝啊?”吩咐几十个人,拿一个大大乌龟壳子抬到金殿。万岁就说了:“这个乌龟壳子怎干大格?”“万岁啊!这是玻璃国的三尺王公主现格原身,是个乌龟精啊!是个小乌龟,肉把我们吃啦得格,这乌龟壳子不小,送把你万岁洗澡。”“常爱卿,干大个乌龟壳子洗澡,作惜啦得格,收到宝库房,作为我大明的镇国之宝哇。”肇又封李尧生了,万岁怎么封他嘎?母后娘娘一句话:“皇儿,要讲李爱卿功劳最大,他到冷宫里把印拿出来,保住了大明万里江山。第二趟到冷宫里拿印把我,把我接到金殿上来,按道理他功劳最大,要封他大大的官职。”圣天子龙颜大悦,

李尧生前来听封赠,文宰相之职你当身。

文宰相有多大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总理格身份。拿他家母亲田氏加封为太君娘娘。常士勇赶忙启奏,“万岁,你封了我喽,我家还有夫人,来中条山招兵买马,囤草积粮,她叫吴小香,奸党铲除啦得么,这个喽兵也不要喽。还有李太干父,刁文、刁虎准备拿他弄杀得格,现在把我救了也来山上,也请你封。”万岁吩咐传路官传封,传封到中条山上,拿李太官封原职。

吴小香前来听封赠,定国夫人你当身。

拿山上喽兵全部改作官兵,一年四季对山上送钱送粮,数九寒天发棉衣裤防寒,遇到外国人来造反,也好抵当八九分。封过他们以后,李尧生就说了:“万岁!我交戈凤霞有定亲之物——香莲帕格,也请你帮封。”戈凤霞说:“启奏万岁,我算不到正夫人,有九千岁家小姐徐金定才算正夫人。”“为底高?”肇拿招假女婿这个事情也告诉万岁。万岁说:“一个是九千岁家女儿,一个是有定亲之物格,拿徐金定也召到金殿上来。

戈凤霞巾帼英雄加封赠,一品夫人你当身。

徐金定前来听封赠,饶头夫人你当身。

夫妻三个讲讲,拿父母双亲接到京都皇城。徐金定把香莲帕拿出来交把李尧生。李尧生就说格,没得这香莲宝帕防身,太行山不拿这宝贝丢把戈凤霞,戈凤霞也没得这个宝贝把徐金定,有这个东西我得到了两位夫人,使我铭心肺腑,终生难忘。要奏于万岁,请万岁吩咐风流才子、自在臣相写忠孝宝卷好蹲东土劝善。戈凤霞就说格:“官人啊,旁人总有好处,我家哥哥虽然他要扒你格心格,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把点好处他,不要计较于他。”肇来到金殿,启奏于万岁。万岁就拿这个戈其封做总兵之职。

有朝臣启奏万岁,要写忠孝宝卷。母后娘娘就说格:“皇儿啊!忠孝宝卷一定要写,自古以来没有哪家公公,要夺外孙格位置;没有哪个嫡亲父亲,拿亲生女儿打入冷宫受罪。”

万岁说:“应该写忠孝宝卷,就从李爱卿香莲宝帕作为定亲之物,得到二位夫人开始,到李爱卿两次进了冷宫,保住了万里江山为止。”

从前到后写起一部忠孝卷，万古传流到如今。

众位，这部忠孝宝卷，我们从前天开始到现在为止，也算粗枝大叶，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经到头来卷到梢，拜送落难星宿上九霄。

圆满师菩萨摩诃萨，宝卷圆满注长生。

天赐平安福，人同富贵春，

香云增紫气，和佛保延生。

刘正坤 讲录
姚富培 整理